



列傳卷第八

宋史二百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王洙等奉勅修

范質 子晏 兄子杲

王溥 父祚

魏仁浦 子咸信 孫昭亮

五色筆
事五朝
之識也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父守遇鄆州防禦判官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為忠武軍節度推官遷封丘令晉天福中以文章干宰相桑維翰深器之即奏為察御史及維翰出鎮相州歷秦寧晉

解

昌二節度皆請質為從事維翰再相質遷主客員外
郎直史館歲餘召入為翰林學士加比部郎中知制
誥契丹侵邊少帝命漢祖等十五將出征是夜質入
直少帝令召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官城已閉恐泄機
事獨具草以進辭理優贍當時稱之漢初加中書舍
人戶部侍郎周祖征叛每朝廷遣使齊詔處分軍事
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歎曰宰相
器也周祖自鄴起兵向闕京城擾亂質匿民間物色
得之喜甚時大雪皆袍衣之且令草太后誥及議迎
湘陰公儀注質蒼黃論撰稱旨迺白太后以質為兵

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加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翌日兼叅知樞密院事郊祀畢進位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從征高平還
加司徒弘文館大學士顯德四年夏從征壽州還加
爵邑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奸
世宗特命詳定是為刑統六年夏世宗北征質病留
京師賜錢百萬俾市醫藥及平關南至瀛洲質見于
路左師還以樞密使魏仁浦為相命質與王溥並參
知樞密院事世宗不豫入受顧命恭帝嗣位加開府
儀同三司封蕭國公及太祖北征為六師推戴自陳

橋還府署時質方就食閣中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太祖對之嗚咽流涕具言擁逼之狀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舉刃擬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待天子太祖叱彥瓌不退質不知所措乃與溥等降階受命宋初加兼侍中罷參知樞密俄被疾太祖征澤潞幸其第賜黃金噐二百兩銀噐千兩絹二千匹錢二百萬太祖初即位庶事謙抑至于藩戚尚未崇建幕府賓佐未列于位質因上奏曰自古帝王開基創業封建子弟樹立磐維宗戚既隆社稷永固伏見皇弟泰寧軍節度使光義自居戎職特負將材及領

藩維尤積時望嘉州防禦使光義雄俊老成脩身樂善嘉善日聞之並行封冊申錫命書曰子皇女雖在祿祿者亦之下有司許行恩制此臣之願也臣又聞為宰相者當舉賢能以輔佐天子竊以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歲滋深觀其公忠誠堪毗倚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嘉納之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其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矣矣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寔多始廢坐論之禮

德初帝將有事園丘以質為大禮使質與鹵簿使
昭儀使使劉溫叟討論舊典定南郊行禮圖上之帝
尤嘉獎由是禮文始備質自為序禮畢進封魯國公
質奉表固辭不久二年正月罷為太子太傅九月卒
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晏勿諱謚勿刻墓碑太祖聞
之為悲恸罷朝贈中書令明絹五百匹粟黍各百石
質少學強記性明悟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
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
其數廢之貢闈中謂之傳衣此其後質登相位為太
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二初質既登朝猶手不

釋卷人成勞之質曰有善如者謂我異日位宰相誠
如其言不學何術以廢之從世宗征淮南詔令多
出其手吳中文士莫不驚伏質每下制勅未嘗破律
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朝廷遣使視民田
按獄訟皆延見為述天子息勸之意然後遣之世宗
初征淮南駐壽濠鏡意攻取行幸揚州質以師
老與王溥泣諫乃止及再駕揚州因事怒嘗儀乘在
不測質入謁請見世宗意其救儀起避之質趨前曰
儀近臣也過小不當誅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備位
宰相豈可使人主暴怒致近臣於死地耶願寬儀罪

不死于塵
寧死于用

世宗意遂解復坐即遣救儀質性下急好面折人以
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
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因論輔
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
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
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從子校書
郎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為勸戒有
集三十卷又述朱梁至周五代為通錄六十五卷行
于世子旻

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以父任右千牛備身太子司

議郎累遷著作佐郎宋初為度支員外郎判大理正
事俄知開封縣太宗時領京尹數召與語頗器重之
嶺南平遷知邕州煎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醫藥
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已奉市藥以給病者愈者
千計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會南漢知廣
州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衆攻州城七十餘日旻屢
出親戰矢集於胸猶激勵將卒殊死戰賊遂少却病
創日篤堅壁固守遣使十五輩求援廣州救兵至圍
解賜璽書獎之旻病甚詔令有司以肩輿載歸闕下
疾愈通判鎮州有能聲賜錢二百萬遷庫部員外郎

嘉靖丁巳年
監生唐士奇刊

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太祖謂旻曰朕今委卿以
 方面之重凡除民隱急軍須之務悉以便宜從事無
 庸一一中覆也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
 心計太平興國初召為水部郎中錢俶獻地以旻為
 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徃
 賦繁苛凡薪粒蔬菓箕帚之屬悉收筭欲盡釋不取
 以蠲其弊從之車駕征晉陽上書求從召為右諫議
 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又兼吏部選事師還加
 給事中坐受人請求擅市竹木入官為王仁贍所發
 貶房州司戶詔在仁贍傳量移惠州六年卒年四十

人既名
 延之自
 深僻

六有集一十卷邕管記三卷其後子貽孫上言詔復
 舊官貽孫官至主客員外郎

杲字師回父正青州從事杲少孤質視如已子刻志
 於學與姑藏李均汾陽郭昱齊名為文深僻難曉後
 生多慕效之以蔭補太廟齋郎再遷國子四門博士
 嘗携文謁陶穀竇儀咸大稱賞謂杲曰若舉進士當
 待汝以甲科及秋試有上書言伐閩之家不當與寒
 士爭科第杲遂不應舉稍遷著作佐郎出為許鄧二
 州從事坐事免太平興國初遷著作郎直史館歷右
 拾遺左補闕雍熙二年同知貢舉俄上書自言其才

比東方朔求頭用以觀其效。太宗壯之，擢知制誥。杲家貧，貸人錢數百萬，母兄晞性嗇，嘗爲興元少尹，居京兆，殖貨鉅萬，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給杲曰：少尹不復靳財物，已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喜，因上言：兄老，求與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改工部郎中，罷知制誥。杲既至而晞吝如故，且常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杲視事踰年，境內不治。會賊帥劉溼剽掠屬縣，吏卒解散，遂驚悸成疾，移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爲史館脩撰，固求掌誥詞，帝從之。時翰林學士宋白、左遷鄜州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

蘇易簡轉承旨，杲連致書相府，求爲學士。且言於宰相李昉曰：先公嘗授以制誥一編，謂杲才堪此職。因出示昉，昉屢開解之。未幾，太宗飛白書玉堂，額以賜翰林。杲又上玉堂記，因請備職。太宗惡其躁競，改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復召爲史館修撰。初，太宗以太祖朝典策未備，乃議召杲。杲聞命喜甚，以爲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朗州通判錢熙。杲問以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實錄，爾杲默然久之。感疾至京師，旬月卒。年五十六。太宗閱之，錄其二子杲性虛誕，與人交好，而譽背，非惟與柳開善，更相引重。始

終無間不善治生家益貧杲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
人皆笑之子坦亦登進士第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爲郡小吏有心計從晉
祖入洛掌鹽鐵案以母老解職歸漢祖鎮并門統行
營兵拒契丹委祚經度芻粟卽位擢爲三司副使歷
周爲隨州刺史漢法禁牛革輦送京師遇暑雨多腐
壞祚請班鎧甲之式於諸州令裁之以輸民甚便之
移刺商州以俸錢募人開大秦山岩梯路行旅感其
惠顯德初置率州節度以祚爲刺史未幾改鎮潁州
均部內租稅補實流徙以出舊籍州境舊有通商渠

距淮三百里歲久湮塞祚疏導之遂通舟楫都無水
患歷鄭州團練使宋初升宿州爲防禦以祚爲使課
民鑿井修火備築城北隄以禦水災因求致政至闕
下拜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溥漢乾祐中舉進士甲
科爲秘書郎時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
崇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
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
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旣昭氛沴自消
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師還遷太常丞從
周祖鎮鄴廣順初授左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二年

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三年加戶部侍郎改端明殿
學士周祖疾革召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平章
事宣制畢周祖曰吾無憂矣即日崩世宗將親征澤
潞馮道力諫止溥獨贊成之凱還加兼禮部尚書監
修國史世宗嘗從容問溥曰漢相李崧以蠟書與契
丹猶有記其詞者信有之耶溥曰崧爲大臣設有此
謀肯輕示外人蓋蘇逢吉誣之耳世宗始悟詔贈其
官世宗將討秦鳳求帥於溥溥薦向拱事平世宗因
宴酌酒賜溥曰爲吾擇帥成邊功者卿也從平壽春
制加階爵顯德四年丁外艱起復表四上乞終喪世

宗大怒宰相范質奏解之溥懼入謝六年夏命參知
樞密院事恭帝嗣位加右僕射是冬表請脩世宗實
錄遂奏史館修撰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右司員外
郎知制誥張淡左拾遺王格直史館左拾遺董淳同
加修纂從之宋初進位司空罷叅知樞密院乾德二
年罷爲太子太保舊制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太祖因
見溥謂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即令分臺省班於
東西遂爲定制五年丁內艱服闋加太子太傅開寶
二年遷太子太師中謝日太祖顧左右曰溥十年作
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見其比太平興國初

封祁國公七年八月卒年六十一輟朝二日贈侍中
謚文獻溥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顯
位者甚衆頗吝嗇祚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
家累萬金溥在相位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
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
席輒引避祚曰此豚大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
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
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槌將擊之親戚
勸諭乃止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鉉
續會要補其闕漏爲百卷曰唐會要又采朱梁至周

爲三十卷曰五代會要有集二十卷子貽孫貽正貽
慶貽序貽正至國子博士貽慶比部郎中貽序景德
二年進士後改名貽矩至司封員外郎貽正子克明
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見
外戚傳貽孫字象賢少隨周祖典商穎二州署衙內
都指揮使顯德中以父在中書改朝散大夫著作佐
郎宋初遷金部員外郎賜紫累遷右司郎中淳化中
卒太祖平吳蜀所獲文史副本分賜大臣溥好聚書
至萬餘卷貽孫遍覽之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嘗問
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

不足取証

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端拱中右僕射李昉求郡省百官集議舊儀貽孫具以對事見禮志時論許其諳練云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幼孤貧母爲假黃縑製暑服仁浦年十三嘆曰爲人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貸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辭母詣洛陽濟河沉衣中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晉末隸樞密院爲小史任職端謹儕輩不能及契丹入中原仁浦隨衆

北遷會契丹主殂于真定仁浦得脫歸魏帥杜重威素知仁浦謹厚善書計欲留補牙職仁浦以重威降將不願事之遂遁去重威遣騎追之不及漢祖起太原次鞏縣仁浦迎謁道左即補舊職時周祖掌樞密名仁浦問闕下兵數仁浦悉能記之手疏六萬人周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遷兵房主事從周祖鎮鄴乾祐末隱帝用武德使李鄴等謀誅大臣楊邠史弘肇等密詔澶帥李洪義殺騎將王殷令郭崇害周祖洪義知事不濟與殷謀遣副使陳光穗齎詔示周祖周祖懼名仁浦入計且示以詔曰朝廷將殺我我死

不懼獨不念麾下將士乎仁浦曰侍中握強兵臨重鎮有功朝廷君上信讒圖害忠良雖欲割心自明奚可得也事將奈何今詔始下外無知者莫若易詔以盡誅將士為名激其怒心非徒自免亦可為楊史雪冤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書以示諸將眾懼且怒遂長驅渡河及即位以仁浦為樞密副承旨俄遷右羽林將軍充承旨周祖嘗問仁浦諸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檢簿視之仁浦曰臣能記之遂手疏於紙校簿無差周祖尤倚重焉廣順末太原劉崇寇晉州仁浦居母喪而宅適宮城周祖步登寬仁門

密遣小黃門召仁浦計事明日起復舊職周祖大漸謂世宗曰李洪義長與節鎮魏仁浦無遣違禁密世宗即位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之師還拜檢校太保樞密使故事惟宰相生辰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從平壽春加檢校太傅進爵邑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世宗欲命仁浦為相議者以其不由科第世宗曰古人為宰相者豈盡由科第耶遂決意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書宋初進位右僕射以疾在告太祖幸其

第賜黃金器二百兩錢二百萬再上表乞骸骨不許
乾德初罷守本官開寶二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
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觴上壽帝密謂之曰朕欲
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惟陛下慎之宴罷
就第復賜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從征太原中途
遇疾還至梁侯驛卒年五十九贈侍中仁浦性寬厚
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漢乾祐中有鄭元昭者
開封浚儀人爲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遷解州刺史
會詔以仁浦婦翁李溫玉爲榷鹽使管兩池元昭不
得專其利仁浦方爲榷密院主事元昭意仁浦必庇

溫玉會李守貞以河中叛溫玉子在城中元昭卽繫
溫玉以變聞時周祖總樞務知其有間置而不問顯
德中仁浦爲樞密使元昭不自安及代歸關道洛都
以情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公第去可無憂我兄素
寬仁有度雖公事不欲傷於人豈念私隙乎元昭至
京師仁浦果不介意白周祖授元昭慶州刺史漢隱
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並居欲併其第屢
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
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
稱其長者世宗朝近侍有忤上至死者仁浦力救之

全活者衆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言
俾隸諸軍軍中無濫殺者景德四年其子威信請謚
曰宣懿子咸美咸熙威信咸美以左司禦率府率致
仕咸熙性仁孝嘗會賓客家童數輩覆按碎器客皆
驚愕咸熙色不變止令更設饌具其實厚若此以父
任累遷屯田郎中後至太僕少卿卒年四十九子昭
慶駕部員外郎昭文西染院使昭素供奉官閣門祇
候

咸信字國寶建隆初授朝散大夫太子右坊通事舍
人改供奉官初太祖在潛邸昭憲太后嘗至仁浦第

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結姻好開
寶中太宗尹京成昭憲之意延見咸信於便殿命與
御帶党進等較射稱善遂選尚永慶公主授右衛將
軍駙馬都尉踰年出領吉州刺史太平興國初真拜
本州防禦使四年詔用奉外賜錢十萬五年坐遣親
吏市木西邊矯制免所過稅筭罰一季奉俄遷慎州
觀察使雍熙三年冬契丹擾邊主師出討悉命諸主
壻鎮要地王承衍知大名石保吉知河陽咸信知澶
州四年本郡黃河清咸信以聞詔褒答之籍田畢就
拜彰德軍節度八月遣歸治所淳化四年河決澶淵

宋史列傳卷八十四下
陷北城再命知州事太宗親諭方略傳置而往時遣
閻承翰修河橋咸信請及流水未下造舟爲便承翰
入奏方冬難成請權罷其役咸信因其去乃集工成
之奏至上大悅河平遣還役兵俄詔留築隄咸信以
爲天寒地涸無決溢之患復奏罷之真宗卽位改定
國軍節度咸平中大閱東郊以爲舊城內都巡檢車
駕北征爲貝冀路行營都統署詔督師至貝州敵人
退召還行在所景德初從幸澶州石保吉與李繼隆
爲排陣使契丹請和帝置酒行宮面賞繼隆保吉咸
信避席自愧無功上笑而撫慰之二年改武成軍節

度知曹州秋霖積潦咸信決廣濟河隄以導之民曰
無害扈駕朝陵還上言先墳在洛欲立碑求泚盟津
以便其事即改知河陽大中祥符初從東封加檢校
太尉將祀汾陰命知澶州令入內副都知張繼能諭
旨移領忠武軍節度未幾召還年已昏眊見上希旨
求寵渥七年表乞任用上出示中書向敏中曰咸信
聯榮戚里位居節度復何望耶是冬以新建南京獎
太祖舊臣加同平章事俄判天雄軍天禧初改陝州
大都督府長史保章軍節度有感風疾苦歸真宗嘗
謂宰相曰咸信老病諸子不克承順身後復能保守

其家業耶未幾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錄其諸子孫
姪遷官者七人咸信頗知書善待士然性吝喜利仁
浦所營邸舍悉擅有之既卒為諸姪所訟時人耻之
子昭易昭亮昭侃昭易西京作坊使知隰州昭侃改
名昭炳為崇儀使

昭亮字克明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中命賦
賞花詩詩成上之太宗大悅酌以上尊酒命筆題從
訓昭亮二名令自擇之拜如京副使遷如京洛苑使
掌翰林司丁公上憂起復授六宅使領富州刺史遷
內藏庫副使未幾拜西上閣門使進秩東上上言閣

門舊儀制未當乃詔龍圖閣學士陳彭年待制張知
白引進使白文肇與昭亮同加詳定既成賜白金千
兩又建議設儀石於內殿加領恩州團練使時咸信
在大名屬生日命昭亮就賜禮物是日告命至軍府
榮之父卒遷四方館使仍兼掌客省多糾羣官之失
儀者昭亮多病在告詔給其素大禧二年卒昭亮未
死日數遣人入調求進用加兼瑞州防禦使未及拜
命死仍以制書賜其家贈貝州觀察使以弟昭侃為
供備庫使子餘慶為內殿崇班昭亮與陳彭年款昵
彭年嘗稱其才昭亮居官務儉察多遣人偵伺僚輩

樞密承旨尹德潤嘗少之會閣門副使焦守節內殿
崇班郭盛以役卒與德潤治第昭亮廉知發其事皆
坐黜削李維卽王曾妻之叔父同在翰林曾受詔試
舉人以家事屬維昭亮意曾受所請奏其竊語遣中
使參問無他狀曾始得釋昭亮陰險多此類時人惡
之餘慶改名成德爲供備庫副使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
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
命遂爲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
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爲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

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浦嘗爲小吏而與溥皆以寬厚
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謚
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死世宗一死嗚呼春
秋之法責備賢者曾可得免乎

列傳卷第八

八十五子

列傳卷第九

宋史二百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 程國錄 軍國重事前中書 夏相 駱 夔 領 總 事 都 總 裁 臣 脫 脫 等 奉

勅修

石守信

子保興 孫元孫 保吉

王審琦

子承術 孫克臣等 承術

高懷德

韓重贇

子崇訓 崇業

張令鐸

羅彥瓌

王彥昇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事周祖得隸帳下廣順初累遷親衛都虞候從世宗征晉陽遇敵高平力戰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校師還遷鐵騎左右都校從征淮南為

先鋒下六合入渦口克揚州遂領嘉州防禦使充鐵騎控鶴四廂都指揮使從征關南爲陸路副都部署以功遷殿前都虞候轉都指揮使領洪州防禦使恭帝卽位加領義成軍節度太祖卽位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改領歸德軍節度李筠叛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進討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敗其衆三萬于澤州獲僞河陽節度范守圖降太原援軍數千皆殺之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揚州以守信爲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帝親征至大儀頓守信馳奏城破在朝夕大駕親臨一鼓可

因其病而棄之

平帝亟赴之果克其城建隆二年移鎮鄆州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詔賜本州宅一區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爲出此言邪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已而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侏儻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邪？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開寶六年秋，加守信兼侍中。太平興國初，加兼中書令。

侏儻不知何出或方言

二年拜中書令，行河南尹。克西京，留守三年，加檢校太師。四年從征范陽，督前軍，失律，責授崇信軍節度。兼中書令，俄進封衛國公。七年徙鎮陳州，復守中書令。九年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威武郡王，謚武烈。守信累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鉅萬。尤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輦瓦木，驅迫甚急，而傭直不給，人多苦之。子保興、保吉。

保興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取興宗之義，改之。建隆初年十四，以蔭補供奉官。明年遷尚食副使。太祖嘗召功臣子弟詢以時事，保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祖

奇之拜如京使開寶中領順州刺史太宗征河東為御紫四面都巡檢太平興國八年出為高陽關監軍守信卒起復領本州團練使雍熙初契丹擾邊與戴興楊守一並為澶州前軍駐泊李繼遷入鈔徙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嘗巡按罨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數千騎據險渡河求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人乃分短兵伏於河澗俟其半渡急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優詔褒美端拱中知平戎軍徙莫州俄為西京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真拜蘄州團練使為永興軍鈐轄改夏綏麟府州鈐轄至道二年徙延

州都巡檢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與范重召等五路討賊有岌伽羅臚數族率眾來拒保興選敢死士數百人銜枚夜擊殲之自是吳移越移諸族歸降還至烏白池賊又為方陣來拒保興麾眾出入陣中會乘馬中流矢挺身持滿易騎奮呼且行且鬪凡三日四十二戰賊遂引去咸平二年知威虜軍會夏人入鈔保興發官帑錢數萬緡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興曰城克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願以家財償之夏人退驛置以聞真宗貸而不問三年就拜棣州防禦使徙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頗峻刑罰

每捶人令緩施其杖移晷方畢五年以疾求歸京師未幾卒年五十八子元孫保與世豪貴累財鉅萬悉爲季弟保從之子所廢

保吉字祐之初以蔭補天平軍衙內都指揮使開寶四年召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選尚太祖第二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俄領愛州刺史太平興國初遷本州防禦使五年坐遣親吏市竹木秦隴間矯制渡關爲王仁贍所發罰一季奉七年改朔州觀察使守信卒起復爲威塞軍節度雍熙三年出知河陽四年召入復命知大名府兼兵馬都部署

改橫海安國二鎮節度眞宗卽位加檢校太尉保平軍節度車駕北巡命爲河北諸路行營都部署屯定州景德初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冬幸澶淵命與李繼隆分爲駕前東西面都排陣使軍于北門外遼騎數萬驟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鋒遼人引去俄而請盟錫宴射於行宮後苑帝謂繼隆等曰自古北邊爲患今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鄉等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患上稟成筭至於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帝曰卿等協和共致太平軍旅之事朕復何

父子傳
射利

憂歡甚賜以襲衣金帶鞍勒馬二年改鎮安軍節度未幾自治所來朝願奉朝請從之四年部民上治狀乞還鎮所詔獎諭之仍從其請大中祥符初從東封攝司徒封祀壇奉俎加檢校太師還鎮冬公主疾詔歸視主薨明年保吉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謚莊武保吉姿貌瓌碩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絲纈好治生射利性尤驕倨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初程能為京西轉運保吉記治其私負能不從至是其子宿為屬邑吏將辱之

會有辟召乃止又染家貸錢息不盡入質其女其父上訴真宗亟命遣還嘗有僕侵盜私積不時求對懇請配隸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請不已帝戒勗之善弋獵畜鷲禽獸數有令官健羅鳥雀飼之人有規勸

者輒怒之在陳州盛飾廨舍以迓貴主因完葺城壘疏牖于上以瞰衢路如箭牕狀未嘗上聞賓佐諫之不聽頗涉眾議初守信鎮陳五十七年卒及保吉繼是鎮壽亦止是談者異之保吉子貽孫任崇儀使帶御器械坐事免官孝孫西京左藏庫使

元孫字善良始名慶孫遜章獻太后祖諱易之以守

信蔭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累遷如京副使仁宗
卽位改文思副使勾當法酒庫吏盜酒坐失察追二
官復如京副使爲澶州巡檢徙知莫州有治迹以禮
賓使再任又徙保州領廉州刺史兼廣信安肅軍緣
邊都巡檢時開屯田鑿塘水有訟元孫擅污民田者
遣官按視訟者以誣服卽賜白金五百兩詔褒諭之
再遷西上閤門使并代州兵馬鈐轄歷侍衛親軍步
軍殿前都虞侯鄜延副都總管緣邊安撫使遷邕州
觀察使康定初夏人寇延州元孫與戰于三州口軍
敗見執傳者以爲已死贈中正軍節度使兼大傅錄

其子孫七人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
孫軍敗不死辱國請斬塞下賈昌朝獨言曰在春秋
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瑩亦還其國不誅因
人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
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安置全州以升祔赦內徙
襄州侍御史劉湜言元孫失軍辱命朝廷貸而不誅
若例從量移無以勸用命之士元孫遂不徙後徙許
州還京師卒

王審琦字仲寶其先遼西人後徙家洛陽漢乾祐初
隸周祖帳下性純謹甚親任之從平李守貞以功署

廳直左眷副將廣順中歷東西班行首內殿直都知
鐵騎指揮使從世宗征劉崇力戰有功遷東西班都
虞候改鐵騎都虞候轉本軍右第二軍都校世宗召
禁軍諸校宴射苑中審琦連中的世宗嘉之賞賚有
加俄領勤州刺史親征淮南舒州堅壁未下詔以郭
令圖領刺史命審琦及司超以精騎攻其城一夕拔
之擒其刺史獲鎧仗軍儲數十萬計令圖既入城審
琦等遂救黃州數日令圖爲舒人所逐審琦選精騎
銜枚夜發信宿至城下大敗舒人令圖得復還治所
世宗嘉之授散員都指揮使又破南唐軍于紫金山

先登中流矢轉控鶴右廂都校領虔州團練使世宗
圍濠州審琦率敢死士數千人拔其水砦奪月城濠
州遂降及攻楚州爲南面巡檢城將陷審琦意淮人
必遁設伏待之少頃城中兵果鑿南門而潰伏兵擊
之斬數千級繫五千餘人獻于行在賜名馬玉帶錦
綵數百匹淮南平改鐵騎右廂都校又從平瓦橋關
恭帝卽位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宋初擢爲
殿前都指揮使領泰寧軍節度從征李筠爲御營前
洞屋都部署爲飛石所傷車駕臨視澤路平改領武
成軍節度李重進叛副石守信爲前軍部署討之建

隆二年出爲中正軍節度在鎮八年爲政寬簡所部
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吏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請按之
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
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嘉
爾何按之有聞者歎服開寶二年從征太原爲御營
四面都巡檢三年改鎮許州賜甲第留京師太祖嘗
召審琦宴射苑中連中的賜御馬黃金鞍勒六年與
高懷德並加同平章事七年卒年五十初審琦暴疾
不能語帝親臨視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慟賜中書令
追封琅琊郡王賻贈加等葬日又爲廢朝審琦重厚

有方略尤善騎射鎮壽春歲得租課量入爲出未嘗
有所誅求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
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
不令飲邪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
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
歸私家卽不能飲或強飲輒病子承衍承衍承德承
祐承俊承偓承僎承僅承休承德西上閤門使會州
刺史承祐至如京使承俊承僎至內殿崇班承偓至
閤門祗候承僅至左神武將軍致仕承休至內殿承
制

承衍字希甫幼端謹審琦鎮堯海壽春皆署以牙職
開寶初補內殿供奉官都知三年尚太祖女昭慶公
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仍充都知踰年領恩州刺
史加本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二年
春太宗幸其第賜宴承衍以金器名馬爲壽詔賜銀
萬兩錦綵五千匹三年加檢校太保坐布竹木秦隴
矯制免稅筭罰一季奉七年授彰國軍節度雍熙中
出知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時契丹擾鎮陽候騎至冀
州去魏二百餘里鄰境戒嚴城市大恐屬上元節承
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燃燈設樂與賓佐宴遊達旦人

賴以安明年召還復爲貝冀都部署端拱初換永清
軍節度再知天雄軍吏民千餘詣監軍請爲本道節
帥詔褒之真宗卽位改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加檢校
太尉咸平六年以疾求罷節鉞三抗表不許帝自臨
問至臥內慰勉久之賜子甚厚擇尚醫數人迭宿其
第卒年五十二車駕親臨贈中書令給鹵簿葬謚恭
肅其後公主請置守冢五戶從之承衍善騎射曉音
律頗涉學藝好吟咏以功臣子尚主貴顯擁富貴自
奉甚厚子世安世隆世雄世融世安至崇儀副使通
事舍人世隆字本支以公主子爲如京副使歷洛苑

六宅二使領平州刺史性驕恣每坐諸叔之上人皆嗤之景德初卒特贈秦州防禦使召見其三子賜名克基克緒克忠皆面授供奉官世雄至內殿崇班世融爲內殿承制世安子克正殿中丞克基克忠並爲西染院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克緒至內殿承制世隆幼子克明爲西上閣門副使

承衍字希悅開寶中授開廐使面賜紫袍金帶纔十二歲太平興國中出監徐州軍又爲西京水南巡檢使改如京使表求治郡自效命知澶州遷六宅使領昭州刺史俄知澶州加莊宅使咸平中兩賜川峽傳

詔慰撫官吏經略蠻洞連知延代并三州皆兼兵馬鈐轄改尚食使鳳翔張雍病命承衍代之徙涇州授西上閣門使改領永州刺史景德中真宗以天水近邊蕃漢雜處擇守臣撫治擢承衍知秦州徙知天雄軍大中祥符初進秩東上閣門使承衍病足在大名不能騎政多廢弛及代賜告家居表求解職不允以久不朝請求近郡改左武衛大將軍知壽州二年卒年四十九詔遣其弟承俱馳往護喪承衍頗涉學喜爲詩所至爲一集曉音律多與士大夫遊意豁如也初審琦鎮壽春承衍生于郡廨至卒亦於其地人咸

異之子世京爲閣門祇候世文內殿崇班

克臣字子難祖承衍尚秦國賢穆公主克臣第景祐進士仁宗閱其文顧侍臣曰賢穆有孫登科可喜也仕累通判壽州鼓角卒夜入州廨擊郡將既就擒而監兵使所部被甲操刃立庭中官吏駭觀克臣徐言曰此不過爲盜耳立遣甲者去戒兇卒勿妄引他人衆謹服是日天貺節掾屬朝謁如常儀人賴以安猶坐貶監潭州稅熙寧中爲開府度支二判官遷鹽鐵副使時鄭俠以上書竄嶺表克臣嘗薦俠且餽之白金又坐奪官復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鄆

州京東多盜克臣請以便宜處決遂下諸郡使械送尤桀者斬以徇盜爲少衰河決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曰河決澶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寧皆繪像事之進天章閣待制徙知瀛州有告外間入境密旨趣具獄株連甚衆克臣陰緩之已而得爲間者於他道徙知太原王中正西討罔功而誣克臣姑息士卒使無固志黜爲單州明年拜工部侍郎至是神宗幸尚書省至部舍止輦獎其治力以

爲雖少者不及顧其子駙馬都尉師約使入覲元祐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太史大夫卒年七十六

師約字君授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塔命宰相召克臣諭旨令師約持所爲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硯勉之進學神宗即位拜嘉州刺史遷成州團練使國朝故事主塔未嘗居職帝始令師約同管當三班院試其才明年主就館乃罷遷汝州防禦使始制駙馬都尉七年考績法轉晉州觀察使哲宗立遷鎮安軍

節度觀察留後宣仁后臨朝師約屢上書言事元符初議者以爲職不當上言褫其秩徽宗卽位乃復保平軍留後又爲樞密都承旨未幾復罷崇寧元年卒年五十九師約善射嘗陪遼使燕射玉津園一發中鵠發必中的屢受金帶及鞍勒馬之賜子殊主所生至閬州觀察使

高懷德字藏用真定常山人周天平節度齊王行周之子懷德忠厚倜儻有武勇行周歷延潞二鎮及留守洛都節制宋亳皆署以牙職晉開運初遼人侵邊以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始冠白行周願從

北征行周壯之許其行至戚城遇遼軍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环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及行周移鎮鄆州改集州刺史仍領牙校又遷信州刺史從行周再鎮宋州晉末契丹南侵以行周爲邢趙路都部署禦之留懷德守睢陽會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羣盜大起懷德堅壁清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鎮敵遂解去漢初行周移鎮魏博及再領天平以懷德爲忠州刺史領職如故周祖征慕容彥超還過汶上寵賜行周甚厚并賜懷德衣帶綵繒鞍勒

馬行周卒召懷德爲東西班都指揮使領吉州刺史改鐵騎都指揮使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討之以懷德爲先鋒都虞候高平克捷以功遷鐵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從征淮南知廬州行府事充召安使戰廬州城下斬首七百餘級尋遷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岳州防禦使賜駿馬七匹南唐將劉仁贍據壽春舒元據紫金山署運珠砦爲援以抗周師世宗命懷德率帳下親信數十騎覘其營壘懷德夜涉淮遲明賊始覺來戰懷德以少擊衆擒其裨將以還盡偵知其形勢強弱以白世宗世宗大喜賜襲衣金帶

器幣銀鞍勒馬世宗一日因按轡淮壩以觀賊勢見一將追擊賊衆奪槊以還令左右問之乃懷德也召至行在慰勞許以節鉞世宗北征命與韓通率兵先抵滄州初得關南又命副陳思議爲權州兵馬都部署克瓦橋關降姚內斌以歸恭帝嗣位擢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又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太祖卽位拜殿前副都點檢移鎮滑州充關南副都部署尚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李筠叛上黨帝將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與石守信進攻破筠衆於澤州南事平以功遷忠武軍節度檢校

太尉從平揚州建隆二年改歸德軍節度開寶六年秋加同平章事冬長公主薨去駙馬都尉號太宗卽位加兼侍中又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三年春被病詔太醫王元祐道士馬志就第療之四年從平太原改鎮曹州封真國公七年改武勝軍節度是年七月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謚武穆懷德將家子練習戎事不喜讀書性簡率不拘小節善音律自爲新聲度曲極精妙好射獵嘗三五日露宿野次獲狐兔累數百或對客不揖而起由別門引數十騎從禽于郊子處恭歷莊宅使至右監門衛大將軍

致仕處俊至西京作坊使

韓重贇磁州武安人少以武勇歷周太祖麾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副都知從世宗戰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從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轉都虞候俄遷控鶴軍都指揮使領虔州刺史宋初以翊戴功擢爲龍捷左廂都校領永州防禦使從征澤潞還命代張光翰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討李重進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建隆二年改殿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三年發京畿丁壯數千築皇城東北隅且令有司繪洛陽宮殿按圖脩之命重贇董其役

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重贇督丁壯數十萬塞之四年太祖郊祀以爲儀仗都部署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卽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後聞普嘗救已卽詣普謝普拒不見五年二月出爲彰德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過其郡重贇迎謁於王橋頓名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爲我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爲北面都部署重贇今

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丹兵于定州見重贊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贊乘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太祖大喜優詔褒美七年卒贈侍中重贊信奉釋氏在安陽六七年課民採木爲寺郡內苦之子崇訓崇業重贊與張光翰趙彥徽分領諸軍節度嘉其翊戴功也光翰後唐山南節度使虔釗兄子及卒贈侍中彥徽真定安喜人與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及卒贈侍中

崇訓字知禮乾德中以蔭補供奉官遷西京作坊副使出爲澶州河南北都巡檢使從太宗征河東還以

真冀等州都巡檢使權知麟州雍熙中李繼遷寇夏州崇訓領兵赴援大敗之徙監夏州軍歷知越泉登莫四州徙知威虜軍改如京使咸平初出知石州屬繼遷犯境崇訓追襲之至賀蘭山而還二年再知麟州又敗繼遷於城下崇訓由河西徙閩越再移北邊凡二十五年以勞擢西上閣門使邠寧環慶清遠軍都巡檢使徙鎮定高陽關行營鈐轄屯鎮州兼河北都轉運使事契丹兵至方順河將寇威虜軍崇訓陳兵唐河折其要路敵遣別騎寇赤堠驛崇訓分兵擒戮之既而值霖雨敵兵飢乏不敢進遂遁去移并代

鈐轄權知并州從部署張進領兵由土門會大將王超襲破契丹于定州六年授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又命爲鎮定高陽馬步軍都鈐轄屯定州景德初契丹入寇至唐河崇訓陳兵河南翌日又與王超追襲至鎮州既而都部署桑贊逗留不進崇訓帥兵獨往時車駕幸澶州召崇訓乃還三年春拜檢校太傅大中祥符二年授右龍武軍大將軍領詔防禦使以本官分司西京卒年五十六崇訓爲人長厚謙畏未嘗忤物子允恭禮賓副使有謀畧好學人以爲能世其家云

崇業字繼源以蔭補供奉官選尚秦王廷美女雲陽公主授左監門衛將軍駙馬都尉廷美得罪降爲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俄削秩去駙馬之號從貶房陵廷美卒起爲靜難軍行軍司馬雍熙三年授寧州刺史公主卒葬州境真宗初始得入朝咸平四年改左屯衛大將軍領高州團練使追封公主爲虢國長公主五年十月卒年四十一子允升爲內殿承制閣門祗候

張令鐸棣州獻次人少以勇力隸軍伍後唐清泰中補寧衛小校晉初改隸奉國軍漢乾祐中從周太祖

平河中以功遷奉國軍指揮使廣順初遷控鶴指揮使累遷本軍左廂都指揮使領處州團練使從世宗征淮南移領虎捷左廂加常州防禦使再征壽春命與龍捷右廂柴貴分爲京城左右廂巡檢世宗將北征命與韓通高懷德領兵先赴滄州又副韓令坤爲霸州部署率兵戍守恭帝即位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令鐸本名鐸以與河中張鐸同姓名故賜今名宋初遷馬步軍都虞候領陳州節制太祖征李筠以令鐸爲東京舊城內都巡檢建隆二年出爲鎮寧軍節度帝爲皇弟興元尹光美娶

羅彥

其第三女開寶二年來朝被病車駕臨問賜帛五千匹銀五千兩并賜其家人甚厚明年春卒於京師年六十帝甚悲悼贈侍中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未嘗妄殺一人及卒人多惜之子守正至內園使守恩淳化中累至崇儀副使稍遷崇儀使領綿州刺史景德初知原州就加西上閣門使知泰州卒錄其子奉禮郎永安爲大理評事後至殿中丞

羅彥瓌并州太原人父全德晉泌州刺史彥瓌得補內殿直少帝在澶州欲命使宣慰大名府時河北契

丹騎充斥遂募軍中驍勇士十人從行彥瓌備選銜
枚夜發往返如期繇是補興順指揮使開運末契丹
主至汴遣彥瓌送廐馬千匹赴幽薊彥瓌至元氏聞
漢祖建號太原以馬歸漢漢祖嘉之及入汴擢爲護
聖指揮使周初遷散員都虞候坐樞密使王浚黨出
爲鄧州教練使世宗嗣位名爲伴飲指揮使改馬步
軍都軍頭從向訓收秦鳳有功遷散指揮都虞候顯
德末太祖自陳橋入歸公署見宰相范質等未及言
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由
是降階聽命擢爲控鶴左廂都指揮使改內外馬軍

都軍頭領眉州防禦使從平澤潞還命代趙彥徽爲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建隆二年出爲
彰德軍節度乾德二年改安國軍節度與昭義軍節
度李繼勳大破契丹四年春又與閭門使田欽祚殺
太原軍千餘人于靜陽禽其將鹿英等獲馬三百匹
明年移鎮華州開寶二年卒年四十七

王彥昇字光烈性殘忍多力善擊劍號王劍兒本蜀
人後唐同光中蜀平徙家洛陽初事宦官驃騎大將
軍孟漢瓊漢瓊以其趨勇言於明宗補東班承旨晉
天福中轉內殿直開運初契丹圍大名少帝幸澶淵

募勇敢才齎詔納城中彥昇與羅彥瓌應之一夕突圍而入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中從向拱破太原兵虎亭南斬敵帥王璋於陣以功遷龍捷右第九軍都虞候累轉鐵騎右第三軍都校領合州刺史世宗征淮南從劉崇進宋偃破金牛水砦禽偽軍校閻承旺范橫又從李重進扞吳兵于盛唐斬二千餘級又從張永德攻瀛州下束城改散員都指揮使太祖北征至陳橋爲衆推戴彥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於路逐至第殺之初太祖誓軍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聞通死意甚不樂以建國之始不及罪彥昇拜恩

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後爲京城巡檢中夜詣王溥第溥驚悸而出旣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彥昇意在求賄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乃出爲唐州刺史乾德初遷申州團練使開寶二年改防州防禦使是冬又移原州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啗者數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七年以病代還次乾州卒年五十八太祖以其專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貨殖鉅萬懷德之馳逐敗度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至於審琦之政成下蔡重贊之功宣廣陵卓乎可稱令鐸身四十餘戰未嘗妄殺可謂勇者之仁矣彥瓌於革命之日有挺劍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衆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后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保吉承衍咸以帝堦致位藩鎮其被驅策者戎功則保言爲

優况推功李繼隆尤爲不伐而有讓然械役名士縱意禽荒累德多矣

列傳卷第九

列傳卷第十

宋史二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韓令坤 父倫

慕容延釗 子德豐 從子德琛

符彥卿 子昭愿 昭壽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父倫少以勇敢隸成德軍兵籍累遷徐州下邳鎮將兼守禦指揮使世宗以令坤貴擢陳州行軍司馬及令坤領陳州徙倫許州罷職復居宛丘多以不法干郡政私酤求市利倍歛民財公私患之項城民武郁詣闕訴其事命殿中侍御史率

嘉靖丁巳年

監生唐士奇刊

汀按之倫詐報汀云被詔赴關汀奏之世宗怒追劾具伏法當棄市令坤泣請於世宗遂免死流海島顯德六年為左驍衛中郎將遷左監門衛將軍宋初拜磁州刺史轉亳州團練使乾德四年改本州防禦使卒令坤少隸周祖帳下廣順初歷鐵騎散員都虞候控鶴右第一軍都校領和州刺史世宗即位授殿前都虞候俄賞高平之功為龍捷左廂都虞候領容州團練使進本廂都指揮使領泗州防禦使征太原為行營前軍馬軍都校未幾為符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定武軍節度世宗命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俾令坤

等十二將以從穀退保正陽為吳人所乘令坤與宣祖李重進合兵擊之大敗吳人世宗親征閩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趙晁等襲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遲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按堵南唐東都副留守馮延魯為僧匿寺中令坤求獲之送行在遂以令坤知州事由是泰州懼以城降時錢俶受詔攻常潤圍毗陵反為南唐所敗南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泰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軍蜀岡逼揚州令坤棄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

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敗其將馬貴于楚州灣頭堰擒連州刺史秦進崇俄命向拱為緣江招討使以令坤副之下壽州歸朝加檢校太尉領鎮安軍節度使世宗乃復幸淮右次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揚州命權知軍府事揚州城為吳人所毀詔發丁壯別築新城命令坤為修城都部署六年春命令坤以汴亳民導汴水入于蔡三月世宗將北征命率龍捷虎捷驍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晏為益津關一路都部署俄為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戍之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冬詔防北邊宋初移領天平

軍加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太祖親征李筠詔令坤率兵屯河陽及澤潞平還京錫宴令坤等于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勒馬有差以功加兼侍中又從討李重進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度充北面緣邊兵馬都部署將赴鎮上於別殿置酒餞之因勗其為治乾德六年疽發背卒年四十六太祖素服發哀于講武殿錄其子慶朝為閑廐使慶雄為閑廐副使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太祖同事周寧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聞其卒甚悼惜之初南唐遣邊鎬破湖南以馬希崇分司楊州及令坤克取

唐遣邊鎬破湖南以馬希崇分司楊州及令坤克取

之希崇以效楊氏獻令坤甚嬖之會擒陸孟俊將械
送行在所揚氏於簾間窺見之即拊膺慟哭令坤怪
問之揚氏曰孟俊往年入潭州殺我家二百口惟妾
為希崇所匿得免願甘心焉令坤以詰孟俊孟俊具
伏令坤乃殺之

慕容延釗太原人父章襄州馬步軍都校領開州刺
史延釗少以勇幹聞漢祖之興也周祖為其佐命以
延釗隸帳下周廣順初補西頭供奉官歷尚食副使
鐵騎都虞候世宗即位為殿前散指揮使都校領
州刺史高平之戰督左先鋒以功授虎捷左廂都指

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
從征淮南改龍節左廂都校沿江馬軍都部署歸朝
復為殿前都虞候出為鎮淮軍都部署顯德五年世
宗在迎鑿江口聞吳人舟數百艘泊東沛洲即命延
釗與左神武統軍宋延偓討之延釗以驍騎由陸進
延偓督舟師沿江繼進大破之淮南平遷殿前副都
指揮使領淮南節度恭帝即位改鎮寧軍節度充殿
前副都點檢復為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太祖即
位延釗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
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按治邊境以鎮靜聞太

祖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三品避其父名故也李筠叛初命與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俄爲行營都部署知潞州行府事及平加兼侍中詔還澶州建隆二年長春節來朝賜宅一區表解軍職徙爲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使賜貂裘百子紈帳四年春命師南征以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時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賊將汪端與衆數千擾朗州延釗擒之磔于市荆湘旣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年五十一初延釗與太祖友善顯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

事延釗及即位每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錄其子弟授官者四人子德業德豐德鈞德業至衛州刺史德鈞至尚食副使延釗弟延忠歷內殿直供奉西頭官都知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軍都指揮使延卿子德琛

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延釗愛之嘗曰興吾門者必此子八歲補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卒授如京使開寶中從征太原領御砦南面巡檢又爲揚州都監征南唐爲洞子都監城既下命爲昇州都監市廛安

靜澤國富饒使者多京聚金帛德豐獨以廉潔聞俄
領蔚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邠寧都巡檢
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匹詔書褒諭居任九年以
簡靜爲治邊鎮安之雍熙四年使登萊閱強壯及還
拜西上閣門使是冬出爲定遠軍鈐轄命領後陣中
隊別將萬騎以禦邊害淳化二年進秩東上知邢州
三年改判四方館事出知延州時侯延廣知靈武或
言其得西夏情促強難制命德豐代之就賜白金三
千兩會建使名改爲四方館使未幾以所部不治徙
知慶州俄又改靈州兼部署穀價湧貴德豐出私廩

賑饑民全活者衆轉引進使賊入境德豐率兵擊走
獲羊馬甚衆咸平二年遷客省使知鎮州召對便坐
撫慰甚至是冬遼人南侵德豐繕兵固守餉饋不絕
詔獎之三年改滄州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
邊時母留京師妻孥寓長安貧甚真宗憫之特詔給
團練使奉踰年進穎州團練使知貝瀛二州五年卒
年五十五家無餘財談者善之子惟素至殿內承制
德琛以延釗蔭補供奉官累遷內殿崇班知夔州李
順之亂賊酋張餘領衆十萬餘舟千艘來寇與順戰
龍山斬首千餘級又與白繼贊擊賊斬二萬餘悉焚

其州賊剽開州圍雲安德琛往援之又斬百餘級累
詔褒諭歷西京作坊左藏二副使咸平二年轉崇儀
副使荆湖北路鈐轄蠻擾澧鼎境上德琛戰於北泚
奪耕牛鎧甲斬馘以歸徙峽路鈐轄未至復知夔州
景德中領梧州刺史復任峽路再遷莊宅使又爲并
代鈐轄知憲州天禧初改右監門衛大將軍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父存審後唐宣武軍節
度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兼中書令彥卿年十三能騎
射事莊宗於太原以謹愿稱出入卧内及長以爲親
從指揮使入汴遷散員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

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射殺十數人俄矢集乘輿遂
慟哭而去天成三年以龍武都虞候吉州刺史討王
都于定州大破契丹于嘉山明年克其城授耀州團
練使改慶州刺史奉詔築堡方渠北烏崙山口以招
党項清泰初收易州兼領北面騎軍賜戎服介冑戰
馬嘗射獵遂城鹽臺淀一日射麀豝狼狐兔四十二
觀者神之晉天福初授同州節度兄彥饒亦鎮滑臺
俄而彥饒叛彥卿上表待罪乞歸田里晉祖釋不問
改左羽林統軍俄兼領右羽林改鎮鄜延少帝幼與
彥卿狎卽位召還出鎮河陽三城遼人南侵詔彥卿

率所部拒戰澶淵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于鐵丘
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
行周得免又副李守真討平青州楊光遠移鎮許州
封祈國公開運二年與杜重威李守真經略北鄙契
丹主率衆十餘萬圍晉師於陽城軍中乏水鑿井輒
壞爭絞泥吮之人馬多渴死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
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
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等然之遂潛兵尾其後順風
擊之契丹大敗其主乘橐駝以遁獲其器甲旗仗數
萬以歸少帝嘉之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爲左右

所間會再出師河朔彥卿不預易其行伍配以羸
數千戍荊州口及杜重威以大軍降於溇水急詔彥
卿與高行周領禁兵屯澶淵會彥澤引遼兵入汴彥
卿與行周遂歸遼遼主以陽城之敗詰彥卿彥卿對
曰臣事晉王不敢愛死今日之事死生唯命遼主笑
而釋之會徐宋寇盜蜂起遼主卽遣彥卿歸鎮行次
甬橋賊魁李仁恕擁衆數萬攻徐州彥卿領數十騎
遽至城下仁恕遣其徒執彥卿馬請隨入城俄頃彥
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繼而出大呼賊中
曰相公當爲國討賊何故自入虎口乃助賊攻城我

雖父子今爲仇敵當死戰城不可入賊惶愧羅拜彥卿前乞免罪彥卿爲設誓乃解去漢祖入汴彥卿自徐州來朝改鎮兗州加兼侍中乾祐中加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守太保移鎮青州及殺楊邠輩召促赴闕下周祖卽位封淮陽王劉銖誅以其京城第宅賜彥卿及征兗州彥卿朝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連被賜賚俄移鎮鄆州會召魏府王殷欲以彥卿代鎮俄遼人起兵留殷控扼故彥卿不入朝殷得罪卽以彥卿爲大名尹天雄軍節度進封衛王世宗初并人擾潞州潞兵敗命彥卿領兵從磁州固鎮路壓其

背及帝親征命爲行營一行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領步騎二萬進討初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雖敗朝廷饋運不繼未議攻擊且令觀兵城下徐圖進取及周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欵接皆以久罹虐政願輸軍須以資兵力世宗從之而連下數州彥卿等皆以芻糧未備欲旋軍世宗不之省乃調山東近郡輓軍食濟之及世宗至城下命與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率萬騎屯忻口以拒北援又下孟縣遼人駢忻北遊騎及近郊史彥超以二千騎當其鋒左右馳擊彥超死之敗遼衆二千餘遼騎遁走先鋒爲遼

人所掩重傷數百人諸將論議矛盾師故不振世宗乃班師數賜彥卿繒綵鞍勒馬遣歸本鎮還京拜彥卿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卽位加守太尉太祖卽位加守太師建隆四年春來朝賜襲衣玉帶宴射于金鳳園太祖七發皆中的彥卿貢名馬稱賀開寶二年六月移鳳翔節度被病有與赴鎮至西京上言疾亟請就醫洛陽從之假滿百日猶請其奉爲御史所劾下畱司御史臺太祖以姻舊特免推鞠止罷其節制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八喪事官給彥卿將家子勇略有謀善用兵存審之第四子軍中謂之符第四前後賞

賜鉅萬悉分給帳下故士卒樂爲効死遼人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齧必唾而呪曰此中豈有符王邪晉少主旣陷契丹德光之母問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聞其已遣歸徐州矣德光母曰畱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其威名如此鎮大名餘十年政委牙校劉思遇思遇貪黠怙勢歛貨財公府之利多入其家彥卿不之覺時藩鎮率遣親吏受民租槩量增溢公取其餘羨而魏郡尤甚太祖聞之遣常參官主其事由是斛量始平詔以羨餘粟賜彥卿以愧其心彥卿酷好鷹犬吏卒有過求名鷹犬以獻雖盛怒

必貫之性不飲酒頗謙恭下士對賓客終日談笑不
及世務不伐戰功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乘小駟從
家僮一二遊僧寺名園優游自適周世宗宣懿皇后
太宗懿德皇后皆彥卿女也自恭帝及太祖兩朝賜
詔書不名子昭信昭愿昭壽昭信天雄軍衙內都指
揮使領賀州刺史周顯德初卒贈檢校太保閬州防
禦使

昭愿字致恭謹厚謙約頗讀書好事周廣順中以蔭
補天雄軍牙職俄領興州刺史開寶中改領恩州彥
卿養疾居洛入補供奉官四年改領羅州刺史七年

遷西京作坊副使俄授尚食使出護陳許蔡賴等州
巡兵從征太原爲御營四面巡檢使及攻幽州命與
定國軍節度宋偓率兵萬餘置砦城南師還真拜蔡
州刺史知并澶二州不踰月復移并門兼副部署丁
內艱起復爲本州團練使連知永興軍梓滑二州咸
平初又爲天雄軍邢州二鈐轄三年以疾求歸京師
詔遣中使尚醫馳傳診視既還帝賜以名方御藥拜
本州防禦使四年卒年五十七車駕臨哭贈鎮東軍
節度子承煦爲左千牛衛將軍

昭壽初補供奉官開寶七年改西京作坊副使歷遷

六宅副使領蘭州刺史雍熙二年冬命與劉知信護鎮州屯兵會遣將北征又與知信爲押隊都監轉尚食使真拜光州刺史端拱二年知洪州淳化四年改定州咸平初遷鳳州團練使益州鈐轄昭壽以貴家子日事遊宴簡倨自恣常紗帽素氎衣偃息後圃不理戎務有所裁決卽令家人傳道多集錦工就解舍織織麗綺帛每有所須取給于市餘半歲方給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廣糴黍稻未及成熟者亦取之悉貯寺觀中久之損敗卽勒道釋償之縱其下凌忽軍校劔南自李順平後人心洶洶知州牛冕緩弛無

政昭壽又不能御軍人皆怨憤神衛卒趙延順等八人謀欲害昭壽未敢發三年正旦中使自峨眉山還京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送之延順等悉解廐中馬韁奔逸庭下陽遂喧呼登廳執昭壽殺之并殺二僕據甲仗庫取兵器都監王澤聞之悉召本軍都虞候王筠率兵擒捕延順左執昭壽首右操劔彷徨無所適卒見均至卽與衆推均爲帥合驍猛威武兵爲亂牛冕洎轉運使張適奔漢州是秋官兵討平之見雷有終傳昭壽子承諒娶齊王女嘉興縣主至內殿承制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
內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
奉朝請雖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象
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
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
平荆湘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
與功以啓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列傳卷第十

列傳卷第十一

宋史二百五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王景 子廷義

王晏

郭從義 曾孫承祐

李洪信 弟洪義

武行德

楊承信

侯章

王景萊州掖人家世力田景少倜儻善騎射不事生
業結里中惡少為羣盜梁大將王檀鎮清臺以景隸
麾下與後唐莊宗戰河上檀有功景嘗左右之莊宗

入汴景來降累遷奉聖都虞候清泰末從張敬達圍
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祖天福初授相州
刺史范延光據鄴叛屬郡多爲所脅從景獨分兵拒
守晉祖嘉之遷耀州團練使及代會晉祖幸鄴留爲
京城巡檢使改洛州團練使開運初授侍衛馬軍左
廂都校二年契丹南侵少帝幸澶淵景與高行周等
大破契丹衆于戚城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鄭州
防禦使出爲晉州巡檢使知州事拜橫海軍節度契
丹至汴以其黨代景景歸次常山聞契丹主殂樂城
卽間道歸鎮斬關而入契丹遁去漢乾祐初加同平

章事會契丹饑幽州民多度關求食至滄州境者五
千餘人景善懷撫詔給田處之周祖微時與景善及
卽位加兼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略然臨政不尚
刻削民有訟必面詰之不至大過卽諭而釋去不爲
胥吏所搖由是部民便之廣順初入朝民周環等數
百人遮道留之不獲有截景馬鐙者俄以景爲護國
軍節度歲餘遷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開府階
世宗卽位加兼中書令先是秦鳳陷蜀州劾蕃漢戶
詣闕請收復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出大散關進討
連陷砦柵遂命景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大破蜀軍于

上邽斬首數萬級是秋秦州降逾年徙景鎮秦州兼西面緣邊都部署恭帝卽位進封涼國公宋初加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建隆二年春來朝太祖宴賜加等復以爲鳳翔節度西面緣邊都部署四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岐王謚元靖初景之奔晉也妻坐戮二子逃獲免晉祖待之厚賞賜萬計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國受恩隆厚誠無所欲固問之景稽顙再拜曰臣昔爲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晉祖大笑卽以小師賜景景甚寵嬖之後累封楚國夫

人侯氏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舊人景知而不責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迎送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將命景尤加禮重以萬餘緡遺昭左右或言其過厚景曰我在行伍間。卽聞張尚書名。今使於我。是朝廷厚我也。豈可以往例爲限邪。景子廷義廷睿廷訓廷至驍衛大將軍致仕廷義起家供奉官改如京副使以善騎射周世宗擢爲虎捷都虞候遷龍捷右第二軍都校領珍州刺史宋初改內外馬

王晏代

步軍副都軍頭乾德四年與韓重贇率師護治滑州靈河新堤六年增治京城又命延義董其役開寶二年加領橫州團練使從征太原延義性勇敢親鼓士乘城獨免胄矢中其腦而顛經宿卒年四十七太祖甚惜之優詔贈建雄軍節度廷義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爲王當代王晏徐州滕人家世力田晏少壯勇無賴嘗率群兒行攻劫梁末徐方大亂屬邑皆爲他盜所剽惟晏鄉里恃晏獲全後唐同光中應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開運末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

陝州會契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下洶洶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愿送款河東爲天下唱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徒遲明斬愿首縣府門外衆請暉爲帥章爲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候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時漢祖雖建號威聲未振得晏等來歸甚喜卽日以暉爲保平軍節度章爲鎮國軍節度晏爲絳州防禦使仍領舊職旣而暉等表晏始謀功爲第一遷建

雄軍節度漢祖入汴加同平章事周祖卽位加兼侍
中廣順元年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
人以為怯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
遂焚橋遁遣漢倫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擢漢倫
濱州刺史八月來朝周祖以晏家彭城授武寧軍節
度俾榮其鄉里三年周祖征兗州次張康鎮晏來朝
獻馬七匹賜襲衣金帶親郊畢封滕國公加開府階
世宗卽位加兼中書令初晏至鎮悉召故時同為盜
者遺以金帛從容置酒語之曰吾鄉素多盜我與諸
君昔嘗為之後來者固當出諸君之下為我告諭令

不復為若不能改吾必盡滅其族由是境內安靜吏
民詣闕舉留請為晏立衣錦碑世宗初復請立德政
碑世宗命比部郎中知制誥張正撰文賜之詔改其
鄉里為使相鄉勲德里私門立戟未幾改河南尹西
京留守顯德三年移鳳翔節度六年從世宗北征為
益津關一路馬軍都部署韓令坤副焉遂平三關太
祖卽位進封趙國公從征李筠師還改安遠軍節度
乾德元年進封韓國公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
每朝會令綴中書門下班俄歸洛陽別墅四年冬卒
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中書令初晏為軍校與平陸

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為姊姒晏既貴乃薄興興不能
平晏妻病興語人曰吾能治之晏遽訪興興曰我非
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效妾甚衆得非待糟
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
疾可立愈晏以為謗已乃誣以他事悉案誅其夫妻
守西洛日白重贊鎮河陽時世宗征淮南重贊慮并
人乘間為寇因葺城壘且約晏為援晏意欲兼有三
城即與漢倫同率兵赴之重贊聞其來拒不納遣人
語之曰公在陝州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慙
不能對遂引兵還

郭從義其先沙陀部人父紹古事後唐武皇忠謹特
見信任賜姓李氏紹古卒從義纔中角莊宗畜於宮
中與諸子齒明宗與紹古同事武皇情好款狎即位
以從義補內職累遷內園使晉天福初始復姓郭氏
坐事出為宿州團練副使丁內艱北歸遂家太原漢
祖在鎮表為馬步軍都虞候屢率師破契丹于代北
及建大號從義首贊其謀擢鄭州防禦使充東南道
行營都虞候領首軍自大行路渡河漢祖入汴以為
河北都巡檢使杜重威據大名叛以為行營諸軍都
虞候重威降為鎮寧軍節度趙思綰之叛為行營都

部署賜戎裝器仗金帶師至永興圍其城即以從義
爲永興軍節度思綰糧盡城中人相食從義繫書矢
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仍表於朝廷許以華州節
制隱帝從其計即遣使諭思綰思綰開門納款翊日
從義具軍容入城憇候館中思綰入謁卽令武士執
之并其黨三百餘人悉斬於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
廣順初加兼侍中移鎮許州顯德初親郊加檢校太
師世宗將征劉崇從義適來朝因請扈從世宗甚悅
改天平軍節度卽令從符彥卿破契丹于忻口師還
以功加兼中書令四年從征淮南移鎮徐州及世宗

自迎鑾至泗州見於行在恭帝卽位加開府階宋初
加守中書令太祖征揚州從義迎謁於路願扈從不
允乾德二年又爲河中戶護國軍節度六年以疾歸
京師開寶二年改左金吾衛上將軍逾年上章請老
拜太子太師致仕四年卒年六十三贈中書令從義
性重厚有謀略多技藝尤善飛白書初思綰之叛也
巡檢使喬守溫遁去姬妾悉入思綰思綰敗從義盡
取之守溫詣從義求其愛妾雖不敢拒而心銜焉遂
發守溫逃遁事坐棄市人皆寃之從義善擊毬嘗侍
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

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為從義大慙子守忠守信守忠至閑廐副使守信字寶臣頗知書與士大夫游至東上閣門使知邢州卒子世隆為比部員外郎世隆子昭祐承祐昭祐為閣門祗候

承祐字天錫娶舒王元僂女授西頭供奉官仁宗為皇太子承祐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謁者真宗為玉石小牌二勒銘以戒飭之帝即位遷西染院副使兼閣道通事舍人勾當翰林司遷西上閣門副使坐盜御酒及用尚方金器除名岳州編管徙許州別駕

武諫官

起為率府率遷西京作坊使勾當右驥驥院院之大校試路馬者前鳴鞭擁御蓋承祐代試之其狂僭如此進六宅使象州團練使承祐性狡獪緣東宮恩又憑藉王邸親既廢復用迺僭言事或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武諫官真授衛州刺史知相州入為郡牧副使改澠州團練使歷知曹鄭澶鄆貝州徙澶州兵馬總管役卒有異謀者庶得不待奏捕斬之再知澶州會中使過遽延入問管軍闕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者承祐起挽疆自銜左右皆笑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父喪起復真定府定州等路副

都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論其非才改知相州尋徙大名府副都總管樞密使杜衍惡承祐驕恣奏罷軍權為相州觀察使永興軍副都總管改知邢州徙河陽兵馬總管衍去位復進為殿前都虞候并代州副都總管兼知代州徙邢州諫官錢明逸言承祐無廉守邢民素厭苦之改相州徙秦鳳路副總管累遷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尋以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府辟壘不完盜至卒無以禦承祐始城南關浚沙灘盟三河徙亳州諫官言承祐在應天府給糧不以次且擅留糧綱批宣頭不發戍還兵越法仗配

輕罪借用翰林器出入擁旗鎗以禁兵擬周衛體涉狂僭無人臣禮罷宣徽南院使許州都總管徒節保靜軍知許州轉運使蘇舜元薦承祐有將帥才政事如龔黃帝謂輔臣曰彼庸人監司乃龔黃比之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暴疾卒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所至多與作為煩擾百姓苦之

李洪信并州晉陽人漢昭聖太后弟也后弟六人洪信居長少善騎射後唐明宗在藩時隸帳下及即位愛將朱弘實總領捧聖軍弘實擢洪信為爪牙漸遷小校應順中潞王舉兵少帝殺弘實而東奔捧聖軍

數百騎從行洪信預焉及次衛州少帝與晉高祖遇
因有疑貳謀害晉祖其從兵皆亂時漢祖方護晉祖
洪信以兵應之獲免清泰中又爲雍王重美牙校晉
初爲興順左廂都指揮使漢祖統禁軍遷鎮太原奏
隸麾下漢祖領陳州刺史左護聖左廂都指揮使俄
加岳州防禦使從漢祖降鄴以警扈之勞授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乾祐中以羣小用事心
懷憂懼白太后求解軍職出爲鎮寧軍節度歲餘遷
保義軍節度初楊邠以元從功臣爲方鎮者不諳政
務令三司擇軍將分補諸鎮都押牙孔目官或恃以

朝選藩帥難制洪信聞內難即召馬步軍都校聶召
奉國軍校楊德王建黃金武楊進程本右牙都校任
溫武德護聖都校康審澄及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
都押牙楊昭勅孔目官魏守恭悉殺之誣奏謀逆周
廣順初加同平章事洪信常以此妄殺自歎及革命
內不自安周祖猶以漢太后之故移鎮京兆本城兵
不滿千王峻西征至陝州以援晉州爲辭又取去數
百人及劉崇北遁遣禁兵千餘屯京兆洪信益懼即
請入朝懇辭藩鎮拜左武衛上將軍世宗即位遷左
驍衛上將軍顯德五年改右龍武軍統軍從世宗北
嘉靖丁巳年

征爲合流口部署乾德五年改左驍衛上將軍開寶
五年請老以本官致仕八年卒年七十四洪信無他
術徒以外戚致位將相歛財累鉅萬而吝嗇尤甚
時節鎮皆廣置帳下親兵惟洪信最寡少弟洪義
洪義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焉漢祖鎮太原補親校
開國授護聖左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少帝即位改鎮寧軍節度
會誅楊弘史弘肇等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屯
澶州即遣供奉官孟業賫密詔令洪義殺之入令護
聖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周祖於鄴洪義素怯懦慮殷

覺遷延不敢發遽引業見殷殷乃錮業送密詔於周
祖洎周祖起兵少帝又詔洪義扼河橋及周祖兵至
洪義就降漢室之亡由洪義也廣聖初權知宋州節
度未幾真拜歸德軍節度加同平章事權知許州歲
餘改鎮安州顯德初加檢校太師世宗即位加兼侍
中未幾徙青州六年夏遷京兆尹永興軍節度恭帝
嗣位加開府階宋初加兼中書令移鄜州乾德五年
代歸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長九尺餘材貌奇偉家甚貧
常採樵鬻之自給晉祖鎮并門暇日從禽郊外值行

德負薪趨拱於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俱不能舉頗竒之因留帳下晉天福初授奉國都頭遷指揮使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候開運中契丹至汴行德被獲乃偽請於契丹以自效契丹信之方具舟數十艘載鎧甲令行德率將校軍卒送歸其國沂汴至河陰行德謂諸將曰我輩受國厚恩而受制於契丹與其離鄉井投邊塞爲異域之鬼曷若與諸君驅逐兇黨共守河陽姑俟契丹兵退視天命所屬歸之建功業定禍亂以圖富貴可乎衆素服行德威名皆曰所向惟命不敢愛死行德

卽殺契丹監使分授器甲由汜水倍道抵河陽契丹節度使崔廷勳出兵來拒行德麾衆逆擊自旦及午殊死戰廷勳大敗棄城走行德遂據河陽盡以府庫分給將士因推行德知州事時契丹兵尚充斥行德厲士卒繕甲兵據上游士氣益奮人望歸之聞漢祖起太原卽自稱河陽都部署遣其弟行友問道奉表勸進漢祖覽奏喜甚卽授行德河陽三城節度漢祖由晉絳至洛行德迎候境上以所部兵翼至京師還河陽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

守時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家
嫗特入城鬻蔬俄有僧從嫗買蔬就筥翻視密寘鹽
筥中少荅其直不買而去嫗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鹽
擒以詣府行德見盛鹽樸非村嫗所有疑而詰之嫗
言適有僧自城外買蔬取視久之而去卽捕僧訊治
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嫗以希賞行德釋嫗斬僧及抱
關吏數輩人畏之若神明部下凜然三年丁外艱起
復顯德初加開府階進封譙國公世宗卽位兼中書
令初世宗自河東還次河陽以洛陽城頭缺令葺之
行德率部民萬餘完其城封邢國公是秋代王晏爲

武寧軍節度與晏兩換其任先是唐末楊氏據淮甸
自甬橋東南決汴滙爲汗澤二年將議南征遣行德
率所部丁壯於古堤疏導之東達于泗上及親征以
行德爲濠州行營都部署破淮軍二千餘人於郡境
俄遣率師屯定遠以逼其城爲吳人所敗死者數百
人行德以身免左授右衛上將軍五年下淮南復授
行德保大將節度兼中書令恭帝嗣位進封宋國公
宋初加中書令進封韓國公再授忠武軍節度改封
魏國公乾德二年冬移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開
寶二年入爲太子太傅太平興國三年以本官致仕

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楊承信字守真其先沙陀部人父光遠仕晉至太師壽王承信光遠第三子幼以父任自義武軍節院使領蘭州刺史歷宣武平盧二軍牙校開運初光遠以青州叛少帝遣李守貞等討之食盡勢窮承信兄承勳劫其父以降青州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初光遠送款契丹求援蘇東而遠降及契丹來寇承勳時爲鄭州防禦使召數其罪殺之以來信爲平盧軍節度使繼父

職仕漢歷安鄜二州節度累加檢校太師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諸將西討劉崇承信表求預行以郊祀恩加開府階封杞國公世宗即位進韓國公顯德中征淮南爲濠州攻城副都部署改壽州北砦都部署兼知行府事壽州平累戰功擢忠正軍節度同平章事時徙州治下蔡承信既增廣其城又遣監軍薛友柔敗淮人六百餘于廬州北恭帝卽位進封魯國公宋初加兼侍中來朝會征李筠命爲澤州西面都部署筠平移鎮河中乾德元年進封趙國公二年卒年四十四贈中書令承信身長八尺美儀表善持論且

多藝能雖叛臣之子然累歷藩鎮刻勵爲政而不苛
故能始終富貴其卒也蒲民表乞祠之則其遺愛之
在人者可知矣景德四年錄其孫松爲奉職

侯章并州榆次人初在并門事後唐莊宗爲隊長明
宗朝遷小校晉開運末爲忠衛指揮使屯兵陝州爲
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會契丹入中
原與趙暉王晏謀斬契丹將劉愿送款於漢祖漢祖
入汴擢爲鎮國軍節度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尋移鎮
邠州章居鎮無善政傲上剥下以貪猥聞用見戶爲
逃擅其租賦乃矯奏貧民數千戶負稅租久禁繫不

能輸願以已奉代時方姑息詔褒之副使趙彥鐸有
良馬章欲之不與誣彥鐸謀逆殺之亦置而不問俄
加檢校太師周初加兼侍中廣順二年入朝獻銀帛
請開宴周祖謂左右曰諸侯來朝天子自當錫宴以
申愷樂豈俟其貢奉爲之耶命復賜之仍令有司自
今藩鎮有進奉者勿受俄賜宴廣政殿章又獻銀千
兩馬七匹上壽復不納三年授鄧州節度周祖親郊
加開府階封申國公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世宗親
征壽陽命章爲攻城水砦都部署右衛大將軍王瓌
副之俄徙西北水砦都部署再爲武勝軍節度建隆

元年八月授太子太師封楚國公既罷節鎮居常快
快一日於朝堂與故舊言晉漢間事時有輕忽章者
章厲聲曰當遼主疾作謀歸有上書請避暑高山者
我麤人以戰鬪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爲之坐中有
慚者乾德五年卒

論曰王景輩微時或至爲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
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
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王晏郭從義遷怒
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邠有剝下之名李洪義徂
於肺腑之滅而無外禦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

習育不能盡去之武行德守洛邑辯究欺罔民
畏聖顧不懷於請人耶

異宗傳不顯公諸人眾
賢者不胡適去之其流計漸中必品籍改其用為

列傳卷第十二

宋史二百五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碩繼事都總裁

勅修

折德衷 子御勳御知 馮繼業 王承美

李繼周 子全照 孫行友

折德衷世居雲中為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
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其
鎮府州時署德衷為馬步軍都校廣順間周世宗建
府州為永安軍以德衷為節度使時從阮鎮邠寧父
子俱領節鎮時人榮之顯德中德衷率師攻下河市

嘉靖丁巳年。宋史列傳卷第十二。一。監生李繼恩刊

鎮斬并軍五百餘級入朝以其弟德愿權總州事時世宗南征還次通許橋德宸迎謁且請遷內地世宗以其素得蕃情不許厚加賜資而遣之德宸未至德愿又破并軍五百餘于沙谷砦斬其將郝章張釗宋初德宸又破河東沙谷砦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乾德元年敗太原軍于城下擒其將楊璘二年卒年四十八贈侍中子御勳御卿御勳字世隆德宸鎮府州日表為右職德宸卒以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事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御勳詣行在謁見以為永安軍留後四年以郊祀

來朝禮畢歸鎮九年郊祀西洛復來朝道病後期改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太平興國二年卒年四十贈侍中

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署為兵馬都校御勳徙鎮名為閑廐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命御卿與尹憲領屯兵同攻嵐州又破奇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以獻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將馬延忠等七人遷崇儀使淳化三年凡四遷而為府州觀察使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既而契丹眾萬餘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汭斬首五千級獲馬千匹

契丹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擒其吐渾一人自是契丹知所畏太宗因遣使問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對曰敵緣山峽小徑入謀剽略臣謀知之遣人邀其歸路因縱兵大擊敗走之人馬墜崖谷死者相枕其大將韓德威僅以身免皆聖靈所及非臣之功也上嘉之歲餘御卿被病德威諜知之且為李繼遷所誘率眾來侵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出戰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會疾甚其母密遣人名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

至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翊日卒年三十八上聞悼惜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為洛苑使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咸平二年河西黃女族長蒙異保及惟昌所部啜訛引趙保吉之眾入寇麟州萬戶谷進至松花砦惟昌與從叔同巡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戰會保吉兵眾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擗弓起得禪將馬突圍出海超惟信沒焉九月保吉黨萬私保移埋復來寇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合戰于埋并拳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黃砦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

衆以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景德元年與王萬海等破賊砦護芻糧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砦時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遁去明年拜興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表求赴闕真宗命近臣與射於苑中宴賜甚厚上言先臣御卿蒙賜旗三十竿以壯軍容請別給賜許之七年命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力疾領步騎屯寧遠砦冒風沙而行時疾已亟猶與賓佐宴飲談笑自若焉明日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繼之惟忠字蓋臣初以兄惟信戰沒補西頭供奉官擢閤門祗候及惟昌卒以惟忠爲六宅使知

州州兼麟府路都巡檢使領普州刺史再遷左藏庫使真拜嘉州刺史改資州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爲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蓋虜所縱也既卒錄其弟姪子孫七人以其子繼宣嗣州事父之特贈惟忠耀州觀察使寶元中繼宣坐苛虐掊刻種落嗟怨絀爲左監門衛將軍楚州都監擢其弟右侍禁繼閔爲西京作坊使嗣州事繼閔子廣孝慶曆中元昊兵攻

麟州不克進圍州城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厓僻峭絕阻河賊緣厓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中矢石亂下賊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遂引去圍豐州豐州遂陷繼閔以城守勞特遷官苑使普州刺史未幾護送麟州戍卒冬服賊伏兵邀擊之盡掠所齎繼閔脫身繇間道歸會赦止奪官苑使後復官領果州團練使自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遷西染院使累轉皇城使成州團練使臨政二十餘年奏乞書籍仁宗賜以九經韓絳發河東兵城囉兀

繼祖爲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戶八百加解州防禦使卒繼祖有子當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克柔詔從之而進其三子官錄二孫爲借職弟繼世少從軍爲延州東路巡檢嵬名山之內附繼世先知之遣其子克懃報种諤諤用是取綏州繼世以騎步萬軍于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理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諤抵罪逮繫獄以兵付之而行遂同名山守綏州錄功領忠州刺史說韓絳城囉兀以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絳以爲然以左驥驥使果州團練使卒諸司使無賻禮詔以繼世蕃

官捍邊有績特給之從子克行

克行字導道繼閔子也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寇環慶种諤拒之詔河東出師爲援克行請往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将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擢知府州秦兵討夏國張世矩將河外軍民克行與俱廷議謂守臣難自行詔克行選兵隸世矩克行抗章願率部落先驅未報即委管鑰而西大酋咩保吳良以萬騎來躡克行為後拒度賊半度隘縱擊大破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劾釋不問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拔宥州

每出必勝夏人畏之蓋左廂兵專以當折氏太原孫覽議城葭蘆諸將論多不合召克行問策即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爲深入窮討之狀敵疑不敢動既訖役又入津慶龍橫川斬級三千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士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弁上二議卒用克行策城成謀言寇至軍中皆戒嚴克行止之曰彼自擾耳已而果然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

功最多。羌人呼為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從子可適，可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壓延郭達見之，歎曰：「真將種也。」薦試廷中，補殿侍。隸延州，從种諤出塞，遇敵，馬以少年易之，可適索與鬪，斬其首，取馬而還。益知名。米脂之役，與夏人戰三角嶺，得級多，又敗之於蒲桃谷。東兵又不得食，千人成聚，籍籍于軍門，或欲掩殺以為功。可適曰：「此以饑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是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為異域鬼耶？」皆回面聲喏，流涕謝罪，再生各遣歸。羌夏人

十萬入寇，可適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于尾丁磴。回次檉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迺從間道趣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母踰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眾相蹈案赴崖澗死者如積。論前後功，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知岷蘭州鎮戎軍，渭帥章榘合熙秦慶三道兵，築好水川，命總管王文振統之。而可適將軍為副，熙州兵千人失道，盡死。文振歸罪於可適，案

卽下之吏宰相章惇欲按軍法哲宗不許猶削十三
 官而罷案請留以責效乃以權第十二將鬼名阿埋
 昧勒都通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詔可適密圖之會二
 酋以畜牧爲名會境上可適謀知之遣兵夜往襲并
 俘其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爲御文德殿受賀
 以其地爲西安州遷可適東上閭門使洛州防禦使
 涇原鈐轄知州事真拜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
 爲副都總管帥鍾傳行邊爲敵所隔以輕騎拔之得
 歸傳議取靈武環慶亦請出師命可適將萬騎往卽
 薄靈州川夏人扶老挾穉中夜入州城明日俘獲甚

夥而慶兵不至乃引還詔使入覲帝以傳策訪焉對
 曰得之易守之難當先侵弱其地待吾藩籬既固然
 後可圖帝曰卿言是也進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步
 軍都虞候大城蕭關與傳議齟齬會覆師數百于踏
 口傳劾之貶鄭州觀察使俄知衛州拜淮康軍節度
 使轉運使請於平夏通峽鎮戎西安四砦分築塲圍
 置芻粟五百萬可適以費大難之又欲借車牛以運
 及致十萬斛於熙河皆戾其意乃中以疑謗召爲佑
 神觀使明年復以爲渭州命其子彥質直秘閣參軍
 事數月而卒年六十一彥質紹興中簽書樞密院別

有傳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父暉朔方節度封衛王繼業幼敏慧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院使隨父歷邠孟及再領朔方皆補牙職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為朔方軍留後以郊祀恩加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朔方節度靈環觀察處置度支温池榷稅等使恭帝時繼業既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時出兵劫畧羌夷不附又撫士卒少恩繼業慮其為變以太祖居鎮日嘗得給事乃豫徙其孥闕下建隆初來朝連以駝馬寶器為獻開寶二年

賜詔獎諭拜靖難軍節度使三年改鎮定國軍吏民立碑頌其遺愛太平興國初來朝封梁國公留京師明年卒年五十一贈侍中

承

王承美豐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其父事契丹為左千牛衛將軍開寶二年率眾來歸肅美授豐州牙內指揮使父卒改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事移豐州刺史遣軍校詣闕言願誘退渾突厥內附上嘉其意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戰斬獲以萬計擒其天德軍節度使事太以獻明年契丹來寇又擊敗其眾萬餘追北至青塚百餘里斬獲益眾以功授本州

團練使以乞黨族次首領弗香克浪買爲歸德郎將
沒細大首領越移爲懷化大將軍瓦窰爲歸德大將
軍淳化二年冬來朝令歸所部控子河汭自是諸蕃
歲修貢禮頗效忠順景德初來朝以其守邊歲夕遷
本州防禦使以還自承美內屬給俸同蕃官例至是
特詔月增五萬尋請于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未幾
被疾遣中使挾醫視之大中祥符五年卒贈恩州觀
察使六年錄其子文寶孫懷筠以官初承美養其長
孫文玉爲子奏署殿直及卒其本族首領上言文玉
曉達軍政請令襲承美任下蕃漢議議同以爲侍禁

知州事文王父文恭時爲侍藥在沂州表訴其事詔
改文恭爲供奉官九年承美薨詔以緡帛米麪羊酒
賜其家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計都父孝順皆爲金明鎮使
繼周嗣掌本族太平興國三年山東蕃落集衆寇清
化砦繼周率衆敗之殺三千餘人補前殿承旨雍熙
中又與侯延廣敗未藏未腋等族於渾州西山淳化
四年遷殿直賜介冑戎器茶綵明年討李繼遷命開
治塞門鴉兒兩路又招降族張首領二十餘人率所
部入夏州敗蕃兵數千于石堡砦以功轉供奉官復

加恩賞仍賜官第繼周以阿都關塞門盧關等砦最
居邊要遂親修築砦城有磨盧家媚咩拽藏等族居
近盧關未嘗內順繼周夜率所部往襲焚之斬首得
獲甚衆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賜袍帶銀絲雕
戈以寵之大軍討西夏命爲延州路踏白先鋒會繼
遷邀戰於路繼周戰却之咸平初改西京左藏庫副
使三年復爲先鋒入賊境焚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
六十餘萬授供備庫使領金明縣兵馬都監新砦解
家河盧關路都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使蕃騎入鈔
繼周逐之出境景德元年夏人圍麟州繼周受詔率

兵會李繼福掩擊之加領誠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
平年六十七詔邊臣擇其子可襲職者以名聞邊臣
言其子殿直士彬遜悞從子士用朴忠練邊事且爲
部落所伏乃詔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爲巡檢都監
以左右之士彬後至供備庫副使金明縣都監新砦
解家河盧關路巡檢康定元年元昊反攻保安軍而
潛兵襲金明士彬父子俱被擒士彬兄士紹至內殿
崇班士用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李繼福者亦與繼周
同時歸順授永平砦交村軍主以戰功屢歸德將軍
領順州刺史至內殿崇班新歸明諸族都巡檢

以左道
曰富貴
曰壽考
曰名譽
曰比人
曰白

孫行友莫州清苑人世業農初定州西二百里有狼
山者當易州中路舊有城堡邊人賴之以避寇山中
蘭若有尼姓孫氏名深意有術惑衆行友兄子方諫
名之爲姑師事之甚謹及尼坐亡行友益神其事因
以其術燃香燈聚民漸衆自晉少帝與契丹絕好邊
州困於轉輸逋民往往依方諫推以爲帥方諫懼主
帥逋逐乃表歸朝因署爲東北西招牧指揮使且賜
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
產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焉易定帥聞于朝因以
方諫爲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侵軼多所

殺獲乘勝入祁溝關平庸城破飛狐砦契丹頗畏之
邊民千餘家賴以無患然亦陰持兩端以圖自固已
而晉師失律薊人導契丹陷中原方諫之密構也契
丹授方諫定州節度行友易州刺史尋以蕃將耶律
忠代方諫於雲州方諫不受命歸保狼山契丹北歸
焚劫中山方諫自狼山率衆復保定州歸命於漢授
行友易州刺史行義泰州刺史弟兄犄角以居寇每
入諸軍鎮閉壘坐視一無所得行友嘗遣都校王友
遇巡警於石河與契丹遇殺百餘騎又嘗獲其刺史
蔡福順清苑令王璉乾祐中契丹復犯塞行友禦之

俘殺數百人周太祖北征行友道獻俘馘人馬以求見且請自效迺厚加賜予留之軍門及周祖受命行友屢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為定州留後顯德初正授節鉞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傅六年世宗北征行友攻下契丹之易州擒其刺史任欽以獻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衆趨之不可禁行友不自安屢表乞解官歸山詔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廩召集丁壯繕治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閣門副使武懷節馳

騎會鎮趙之兵稱巡邊直入其城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赴闕行友蒼黃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就第鞠之得實下詔切責削奪從前官爵勒歸私第仍戮其部下數人遣使馳詣狼山輦其屍師之屍焚之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兄子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四年秋詔免行友禁錮未幾以郊祀恩起為右龍武軍將軍乾德二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又改左龍武軍大將軍太平興國六年卒年八十贈左衛上將軍方進平德州刺史子全照全昭字繼明以蔭補殿直雍熙中授京南巡檢俄諫嘉靖丁巳年

幽州部署曹彬麾下遷供奉官閣門祗候歷靜戎威
虜二軍監軍從田重進擊賊有功就加西京作坊使
兼知威虜軍連為廣韶鄜延二路都巡檢使淳化五
年率兵與李繼隆克綏州因與張崇貴等同戍守之
俄護屯兵於夏州兼知州事召還為登萊路都巡檢
使遷左藏庫使延州監軍兼阿都關盧關路都巡檢
事咸平初入掌軍頭引見司二年加如京使為涇原
路鈐轄兼安撫都監是冬徙并汾等州都巡檢使三
年改知順安軍代還復為環慶路鈐轄與李繼和規
度靈州道路四年加西上閣門使復為環慶路鈐轄

五年將城綏州以慕興為綏州路部署全照為鈐轄
既又慮全照素剛執與興不協乃以曹璨代之既調
兵夫二萬餘全照言其非便乃罷又嘗命度地河北
全照言沿河高阜可分置城堡屯戍者寧邊軍南武
強縣側凡二處上重於興役止命營安南徙置祁
州俄知天雄軍府六年夏上裁定防秋禦戎之要命
為平邊軍部署領兵八千扼要害之路以全照好陵
人取其嘗所保薦者王德鈞裴自榮共事焉景德元
年上幸澶淵命為駕前西面邢洺路馬步軍鈐轄兼
天雄軍駐泊兼管勾東南具冀等州鈐轄全照言若

敵騎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乃傳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賊即分兵給之既而邊騎果逼府城全照拒退之真宗遣使勞慰時契丹請和朝廷遣曹利用就其行帳議事全照疑非誠懇勸判府王欽若留不遣故德清軍不能守吏民多為賊所害及契丹出境北面將帥還師併至府城全照令以次雙行入門魏能不從其約率兵馬全入全照坐城樓引弓射之欽若入朝就命全照知軍府事以城守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食邑三百戶徙鎮州召還進東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全照形短

精悍知兵以嚴毅整衆然性剛使氣專任刑罰中書初進擬嚴州刺史上曰全照深刻常慮人以嚴察議已今擬此州似涉譏誚乃改焉三年為邠寧環慶都部署趙德明納款朝議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可無備未即奉詔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闕復何慮焉因徙全照知永興軍府仍拜四方館使西師移屯者至府命全照兼駐泊鈐轄全照許州有別墅求典是州可之大中祥符中遷引進使踰歲表求歸朝命掌閣門客省四方館事四年車駕西幸留為新城都巡檢未幾卒年六十

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僱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竝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與李彝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爲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泄種落亦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戕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

於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列傳卷第十一

宋史列傳卷一百二十一

十六

宋史列傳卷第十三

列傳卷第十三

宋史二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展慶等奉

勅修

侯益

子仁智寶孫延廣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勳

藥元福

趙鼎

子延溥

侯益汾州平遙人祖父以農為業唐光化中李克用據太原益以拳勇隸麾下從莊宗攻大名先登擒軍校擢為馬前直副兵馬使征劉守光先登遷軍使破洺州為機石傷足莊宗親以藥傅其瘡及愈改護衛

萬曆二十八年刊

宋史列傳卷第十三

一

指揮使梁小將李立李建以驍勇聞軍中憚之會莊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鬪擒其二將遷馬前直指揮使莊宗入汴爲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改本直左廂都校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益率所部斬關先入轉左右馬前從馬直都校領潘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叛益從王晏球攻討會契丹來援益逆擊之破其衆唐河北克其城授寧州刺史入爲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時夏帥李仁福卒子

彝超擅命自立以邀節鉞命益帥師討之明宗不豫遂追還應順初潞王舉兵鳳翔以益爲西面行營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不奉詔執政怒出爲商州刺史蜀軍寇金州益率鎮兵襲擊大破之詔賜襲衣名馬加西面行營都巡檢使晉初召爲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爲聲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爲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爲之

不流從賓乘馬入水溺死築京觀刻石紀功晉祖大
喜拜河陽三城節度充鄴都行營都虞候會延光以
城降移鎮潞州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
寧軍節度同平章事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七
月九日大立戰功故復以此月此日徙卿鎮彭門領
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爲將相鄉勲賢里九月徐州
大火益出金粟賑之明年徙鎮秦州克西面都部署
階州義軍校王君懷苦其刺史暴虐率衆數千投蜀
請爲先鋒下秦城諸州益聞之懼請援於朝又潛遣
書於蜀將以達誠意少帝聞之疑爲邊患議徙於內

地會蒲帥安審琦移鎮許下以益爲河中尹護國軍
節度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京師詣契丹主自陳不
預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漢祖卽位加兼侍
中益自以嘗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浚城隍爲
備孟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回齎書招益復綿州
刺史吳崇暉厚遣之崇暉本秦州押衙益故吏也
何重建爲帥遣崇暉奉表以階秦歸蜀授刺史故昶
遣之益遂與其子歸蜀昶令重建率川兵數萬出大
散關以應之漢祖知其事遣客自使王景崇率禁軍
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時漢祖不豫召至臥

內謂之曰侯益貌順朝廷心懷攜貳爾往至彼如益來卽置勿問苟遲疑不決卽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蜀軍益懼卽謀入朝會聞漢祖崩景崇欲誅益慮隱帝不知先朝密旨從事程湜景崇里人也益因遣之說景崇曰君致位通顯亦可小知止足何必懷禍人之心爲已甚之事乎况侯君親戚爪牙甚衆事若妄發禍亦旋踵至矣景崇怒曰子去勿爲游說吾將族爾益知不用渥言卽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臣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

肇輩言景崇之橫怒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俄封魯國公景崇聞之遂據城叛益親屬在城中餘七十口悉爲景崇所害及周祖起兵隱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於天下兵不宜輕出况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銳遣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以爲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隱帝遣益與彥超及張彥超閻進卿吳虔裕守澶州至赤岡周師奄至戰留子陂漢軍不利益臨陣見士卒無鬪志又占候不祥乃與焦繼勳等夜謁周祖周祖慰勞遣還廣順初封楚

國公改太子太師俄又改封齊國公顯德元年冬告老以本官致仕歸洛遣使賜茶藥錢帛就撫問之太祖卽位遣賜器幣歲一來朝太祖以耆舊厚待之乾德初劾祀詔綴中書門下班禮與丞相等三年卒年八十贈中書令五子仁愿仁矩仁寶仁遇仁興仁愿至左金吾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仁遇西京內園使仁興右屯衛將軍仁愿子延濟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仁矩從益爲商州衙校益之討張從賓也仁矩首犯賊鋒以功領蓬州刺史充河南牙職從益歷潞徐秦三鎮開運初入爲瓊瑛使出爲天平行軍司馬漢初

授隰州刺史至郡決滯訟一日釋繫囚百餘獄爲之空民情悅服仕周歷左羽林將軍出爲泗州刺史改通州兼屯田鹽鐵監使宋初歷析雒二州刺史治軍有方略歷數郡咸有善政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六太祖甚惜之特命中使護喪子延廣延之咸平二年進士及第

仁寶以蔭遷太子中允卽趙普妹壻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卽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馳驛召

係

多遜
仁寶
相也
能代
且存
伐

歸多遜遽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帝以為然遂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延世並為齋郎延齡至殿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已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延廣父歷通祁雒三州刺史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雒州日方

精勇

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延廣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從党進討太原太平興國初預初永昌陵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為用戎人畏服遷閣門祗候會西北戎入寇邊人擾亂求可使徼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延廣時被病強起之遷崇儀副使充同廊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祖賜以名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十三
監生朱桂刊

藥及方遣太醫隨侍其疾亦尋愈戎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為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草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柰何不思保野而與士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因擊颯挺身與渥鬪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塢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為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為延廣所殺群盜喪氣

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即命延廣領樊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為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案避其鋒監軍康贇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侮強難制遷詔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

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如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餽餽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二年春。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為出涕。賜賻甚厚。以其子為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閣門祗候。張從恩。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軍節度。後唐明宗

微時嘗隸存信麾下。時從恩尚幼。頗無賴。明宗甚薄之。及即位。止授散秩。從恩不得志。乃退歸太原。晉祖鎮河東。為少帝娶從恩女。晉初。以外戚擢為右金吾衛將軍。未幾。改刺貝州。遷北京。副留守。移授澶州防禦使。歷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俄判三司。安從進叛于襄陽。以從恩為行營兵馬都監。少帝嗣位。襄陽平。遷檢校太尉。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少帝自鄴歸汴。改鄴都留守。錫賚加等。仍賜銀裝。肩輿二。俾迎其家。明年契丹擾河朔。從恩僅能完守。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契丹將趙延昭據甘陵。命從

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從恩至延昭遁去詔與杜重威合兵三萬北伐開運初改天平軍節度契丹復擾邊命十五將北征以從恩充北面行營都監二年移鎮晉州又改潞州及契丹入汴從恩欲降從事高防諫曰公晉室之親宜盡臣節從恩不聽乃棄城而去巡檢使王守恩悉取其家財以城歸漢祖漢祖至汴從恩惶懼不敢出漢祖召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以安慰之尋拜右衛上將軍奉朝請周初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周祖征兗州從恩從行世宗嗣位加檢校太師封褒國公宋初改封許國公又之以病免乾德

四年卒年六十九

扈彥珂代州鴈門人幼事王建立以謹厚稱晉天福中建立節制潞州卒遺表薦彥珂得補河東節度左都押衙會漢祖自太原建號擢爲宣徽南院使未幾授鎮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祐初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並據城叛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道出華州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爲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捨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

爲之奈何周祖從其言及平河中以功遷讓國軍節度時蒲人彫弊思得良帥鎮撫彥珂暗弱朝議少之廣順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鎮滑州歲餘代歸與鳳翔趙暉俱獻緡帛請開宴不納以滑州李守貞宅賜之世宗嗣位授左衛上將軍顯德三年以老疾上章求退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歸西京太祖卽位遣使就賜器幣數月卒年七十五

薛懷讓其先戎人徙居太原少勇敢喜戰鬪後唐莊宗在鎮得隸帳下累歷軍職明宗時改神武右廂都校領獎州刺史東川董璋遣懷讓率本軍從晉祖討

賊賊平遷絳州刺史清泰初移申州明年表乞罷郡赴代北軍力陳不允晉天福中范延光叛於鄴以懷讓爲招牧使及戰中流矢詔賜湯藥存問又歷沂遼密懷四州刺史所至無善政頗事誅斂楊光遠反青州詔懷讓至闕賜襲衣玉帶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改宿州團練使會契丹南侵少帝幸澶州遣懷讓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率兵萬人緣河而下以守汶陽時契丹歲擾邊陲朝廷擇驍將守要郡命懷讓爲洛州團練使會符彥卿北討契丹以懷讓爲馬軍左廂排陣使又從北面都招討杜重威爲先鋒都

指揮使及重威降契丹於中渡橋懷讓亦在籍中非其志也契丹主北歸留麻荅守鎮州麻荅遣步健督洺州供運懷讓聞漢祖舉義晉陽即殺步健奉表歸漢漢祖遣郭從義分兵萬餘與懷讓取邢州時偽帥劉鐸守邢臺堅壁拒之不克而還麻荅遣副將楊安以八百騎攻懷讓又命剛鐵將三百騎繼之懷讓戰不勝退保本州契丹大掠其封內及麻荅為鎮軍所逐楊安亟遁鐸又納款漢祖懷讓乘其不虞遣人給鐸云我奉詔為邢州帥今率眾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無拒心輒開門迎之懷讓殺鐸奪其城漢祖即授

以安國軍節度使帝即位移鎮同州及殺楊邠等急召懷讓至關會北郊兵敗懷讓降于周祖周祖登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還任加同平章事劉崇入寇懷讓表求西征詔褒之夏陽富人張延微誣告趙隱等五人為盜殺人且享賂懷讓子有光懷讓知之即諷吏掠治隱等強伏之遣掌書記李炳親校賈進蒙追判官劉震等鍛成其獄隱等皆棄市家人詣闕訴冤懷讓亦自入朝遽獻錢百萬請開宴不納俄捕獲本賊下御史臺鞫問懷讓懼獻馬十匹復不納有司請逮懷讓繫獄周祖以宿將釋不問杖流震等俄以

七人有
面齊

懷讓為左屯衛上將軍世宗即位加左武衛上將軍
顯德五年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恭帝即位封杞國
公建隆元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懷讓好畜馬馳馬
有大鳥小鳥者尤奇駿漢隱帝使求之吝而不獻及
罷節鎮環衛祿薄猶有馬百匹橐駝三十頭傾資以
給芻粟朝夕閱視為娛家人屢勸鬻以供費懷讓不
聽及死童僕皆顰面以哭蓋其俗也

趙贊字元輔本名羨後改焉幽州薊人祖德鈞後唐
盧龍節度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至
樞密使忠武軍節度贊幼聰慧明宗甚愛之與諸子

外孫石氏並育於六宅暇日因遍閱諸孫數十人目
贊曰是兒令器也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
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
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
年禮部春榜父之延壽出鎮宣武軍因奏署牙內都
校清泰末晉祖起并門命延壽以樞密使將兵屯上
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祖以契丹之援引
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贊獨與
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契
丹署為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為范陽節度又

署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
壽及平原陷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延壽從契
丹北歸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
進漢祖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
度贊懼漢疑已潛遣親吏趙仙奉表歸蜀判官李恕
者本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鎮
從爲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
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
理難萬全儻復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
爲公申理贊即遣恕詣關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

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
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大國家甫定務安
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
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於陷竄吾忍不容
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鎮入朝即命爲左驍衛上將軍
徙恕邠州判官贊仕周歷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
世宗南征初遣贊率師巡警壽州城外俄命爲淮南
道行營左廂排陣使世宗歸京留贊與諸將分兵圍
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戰多不利贊獨持重自秋涉
冬未嘗挫衄及受詔移軍尺椽片瓦悉輦而行城中

人無敢睥睨者會吳遣驍將魯公綰帥十餘萬衆泝淮奄至跨山爲柵阻肥水俯瞰城中時大軍已解圍贊與大將楊承信將輕騎斷吳人饜路又獨以所部襲破公綰軍爲流矢所中世宗再征壽春命造橋過口以通濠泗令騎帥韓令坤董其役俾贊副之屬霖兩淮水漲溢濠人謀乘輕舟奄焚其橋贊覘和之設伏橋下濠人果至贊令強弩亂發殺獲甚衆及世宗移兵趣濠以牛革蒙大盾攻城贊親督役矢集于冑雖被重傷猶力戰遂拔其羊馬城刺史唐景思死焉團練使郭延靖以城降世宗詔褒美之又以所部兵

巡撫滁和之間破吳人五百于石潭橋淮南平以戰功多授保信軍節度贊入視事盡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之恭帝即位加開府階宋初加檢校太師移忠正軍節度預平維揚歲餘改鎮延州受密旨許以便宜行事將及州境乃前後分置步騎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無不懾服乾德六年移建雄軍節度秋命將征太原以贊為邠州路部署開寶二年太祖將討晉陽又以爲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車駕薄城下分軍四面贊扼其西偏弃人乘晦自突門潛犯贊壘贊率衆擊之久而方

退弩矢貫足太祖勞問數四賜良藥傳之四年改鎮
 鄜州太宗即位進封衛國公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未
 見而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贊頗知書喜為詩容止閑
 雅接士大夫以禮馭衆有方略其為政雖無異跡而
 吏民畏服亦近代賢帥也

李繼勳大名元城人周祖領鎮選隸帳下廣順初補
 禁軍列校累遷至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永州防禦
 使顯德初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歲
 餘改領曹州世宗親征淮上令繼勳領兵屯壽州城
 南進洞屋雲梯以攻其城繼勳怠於守禦為其所敗

死者數萬梯屋悉皆被焚召歸闕出為河陽三城節
 度議者以為失責帥之義及再幸壽春回左城繼勳
 右武衛大將軍又以其掌書記陳南金裨贊無狀并
 黜之顯德四年冬復從世宗南征及次迎鑾即命繼
 勳帥黑龍船三十艘於江口灘敗吳兵數百獲戰船
 二艘以功遷左領軍衛上將軍七月改右羽林統軍
 六年春世宗幸滄州以繼勳為戰擢左廂都部署前
 澤州刺史劉洪副之俄權知邢州恭帝即位授安國
 軍節度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太祖平澤潞
 繼勳朝于行在即以為昭義軍節度是秋率師入河

東燔平遙縣俘獲其衆建隆二年冬又敗并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延彥及弟延勳來獻乾德二年詔與康延沼尹訓率步騎萬餘攻遼州太原將郝貴超領兵來援戰于城下繼勳大敗之州將杜延韜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侯奉官侯美藉部下兵三千送款於繼勳即遣內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奏詔褒之未幾并人誘契丹步騎六萬人來取遼州復遣繼勳與羅彥瓌郭進曹彬等領六萬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軍於城下五年加同平章事開寶初將征河東以繼勳為行營都軍

者高昇嚴年入於渦河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命繼勳為行營前軍都部署駕至城下公軍四面繼勳柵其南三年春移鎮大名太平興國初加兼侍中俄以疾求歸洛陽許之賜錢千萬白金萬兩是秋上表乞骸骨拜太子太師致仕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尋卒年六十二贈中書令繼勳累歷藩鎮所至無善政然以質直稱信奉釋氏與太祖有舊故特承寵遇弟繼隆府有武勇周顯德末補內殿直宋初累歷軍職開寶中為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三年遷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坐事改右衛率府率六年加本衛將監

契丹刺史累至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繼勳子守恩至如京使守元至北作坊使守徽為宗
儀副使

藥元福并州晉陽人幼有膽氣善騎射初事邢師王
檀為廳頭軍使以勇敢聞事後唐為拱衛威和親從
馬鬪軍都校天平軍內外為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
為深州刺史開運初契丹陷甘陵圍魏郡師次於河
少帝駐軍澶淵契丹陣於城北東西連亘掩城兩隅
登陴望之不見其際元福以左千牛衛將軍領兵居
陣東澶民有馬破籠者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即得

梁可奪契丹信之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
百騎為一隊躍出而鬪元福奮鐵搥擊契丹斃者數
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見元福
力戰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之忠烈無以過之
元福三馬皆中流矢少帝擇名馬賜之明日將戰面
授元福鄭州刺史為權臣所沮止刺原州俄改秦州
明年契丹復入命元福與李守貞符彥卿皇甫遇張
彥澤等禦之於陽城為右廂副排陣使晉師列方陣
設拒馬為行若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晉人乏
水土馬飢渴斃并未及泉上輒壞塞契丹順風揚塵

諸將皆曰彼勢甚銳俟風反與戰破之必矣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騎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契丹大敗追北二十餘里殺獲甚衆敵帥與百餘騎遁去以元福爲威州刺史會靈武節度王令溫以漢法治蕃部西人苦之共謀爲亂三族酋長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率衆攻靈州令溫遣人間道入奏乃以河陽節度馮暉鎮朔方召關右兵進討以元福將行營騎兵元福與暉出威州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

邀暉行李元福轉戰五十里殺千級禽三十餘人又遣部校援出令溫護送洛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齎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衆數萬布爲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軍軍中大懼暉遣人賂以金帛求和解彥超許之使者往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邀我於險旣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豈可信哉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禽矣暉驚曰柰何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爲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

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遂率衆進擊敵衆果潰元福即舉黃旗以招暉暉軍繼進彥招大敗橫尸蔽野是夕入清邊軍明日至靈州元福還郡詔賜暉元福衣帶繒帛銀器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於鳳翔時兵力寡弱不滿萬人蜀兵數萬來援景崇至寶雞依山列柵都監李彥從以數千人擊蜀軍衆寡不敵漢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驅之下令還顧者斬衆皆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二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鳳翔平以功遷淄州刺史周廣順初王彥超討徐

叛將楊溫以元福爲行營兵馬都監數月克之率師還京改陳州防禦使未幾劉崇引契丹擾晉州命樞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爲西北面都排陣使軍過蒙坑崇夜燒營遁峻令元福與仇超陳思讓追至霍邑既行又遣止之元福謂思讓等曰劉崇召契丹擾邊志在疲弊中國今兵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周祖知其事明年因調兵戍晉州謂左右曰去年劉崇之遁若從藥元福之言則無邊患矣俄與曹英向訓討慕容彥超於兗州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虞使詔元福自晉州率所部入朝

宋史列傳卷之三十一
十九
即遣東行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周祖謂曰比用曹州防禦使鄭瓚我度彥超凶狡多計謀恐瓚不能集事選爾代之已敕曹英向訓不令以軍禮見汝及至軍中英訓皆尊禮之當時有為宿將築連城以圍兗彥超晝夜出兵元福屢擊敗之遂閉壁不敢出十餘日元福營柵皆就又穴地及築土山百道攻其城會周祖親征元福以所部先入羊馬城諸軍鼓譟角進拔之以功授建雄軍節度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敗走太原遂縱兵圍其城以元福為同州節度充太原四面濠砦都部署時攻具悉備城中危急以糧運不繼

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為方陣而西元福以麾下為後殿崇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師還加檢校太尉移鎮陝州又歷定廬曹三鎮宋初加檢校太師九月卒年七十七贈侍中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曲致禮待或加以贈遺時稱驍將

趙晁真定人初事杜重威為列校重威誅屬周祖鎮鄴中晁因委質麾下周祖開國擢為作坊副使慕容彥超據兗州叛以晁為行營都監兗州平轉作

坊使晁自以逮事霸府復有軍功而遷拜不滿所望
居常怏怏時樞密使王峻秉政晁疑其軋已一日使
酒詣其第毀峻峻不之責世宗嗣位改控鶴左廂都
指揮使領賀州刺史從征劉崇轉虎捷右廂都指揮
使領本州團練使兼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軍至河內
世宗意在速戰令晁倍道兼行晁私語通事舍人鄭
好謙曰賊勢方盛未易敵也宜待重以挫其銳好謙
以所言入白世宗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他人所教言
其人則舍爾不言當死好謙懼遂以實對世宗即命
并晁城於州獄軍迴始赦之及征淮南改虎捷左廂

罪

領閬州防禦使充前軍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又為緣
江步軍都指揮使時李重進敗吳人于正陽以降卒
三千人付晁晁一夕盡殺之世宗不之罪壽春平拜
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孟懷等州觀察措置等使
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未幾以疾
歸京師卒年五十二太祖甚悼之贈太子太師再贈
侍中晁身長七尺儀貌雄偉好聚斂處方鎮以賄聞
以周初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之分故太祖嘗優
禮之再加贈典馬子延壽
延壽周顯德中以及任補左監殿直宋初為益州指

通使開寶初太祖親征晉陽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為帳下牙軍轉數前散員指揮都虞候領恩州刺史太平虞候太宗即位遷散指揮都虞候領恩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轉內殿直都虞候三年改馬步軍都虞候從平太原略地燕薊六軍臺從有後期至者帝怒欲實于法延溥進曰陛下巡行邊陲以防禦外侮今契丹未殄而誅護將士若舉後圖誰為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師還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本州防禦使五年殺前白進超卒即以延溥為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坐遣親吏市竹

木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罪責授登州團練使令赴任是冬帝北巡至大名復以延溥為本州防禦使即命為幽州東路行營壕砦都監詔修緣邊城壘逾年加涼州觀察使仍判登州又為鎮州兵馬都部署俄判霸州雍熙二年改蔚州觀察使判冀州會命曹彬等北征又與內衣庫使張紹勅引進副使董愿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監師還命知貝州改滑州部署四年再知貝州以疾求代代未至卒年五十贈天德軍節度子承彬至內殿崇班承彬子咸一為虞部員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聖八年進士及第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偽蜀赤岡之戰後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宗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鼎為將皆忍於殺降鬼子延溥能救後王之誅雖父子之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老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列傳卷第十三

列傳卷第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郭崇 楊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承德 王全斌 曾孫凱

康延澤 王繼壽 高彥暉附

郭崇應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祖名止稱崇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為卒後唐清泰中為應州騎軍都校晉祖割雲應地入為契丹崇耻事之奮身南歸歷鄆河中路三鎮騎

軍都校開運中戍大原會漢祖起義以崇爲前鋒入汴改護聖左第六軍都校領郢州刺史改領富州從周祖平河中以功遷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兩都指揮使周祖鎮鄴以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使乾祐三年冬崇從周祖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劉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遣馮道等迎相迎公斌於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南侵周祖北征次于澶州爲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在京師聞變遣崇率七百騎東拒贊遇於睢陽崇障于牙門外

贊呼崇曰汝等何遽至此崇曰澶州軍變

遣崇等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贊召崇升樓崇未敢登卽遣道下與語崇乃登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贊執崇手泣俛首久之儀而贊所領衛兵都校張令超以衆歸崇贊親將賈正等數怒目視道將害之贊曰汝輩勿草草此非關令公事崇卽送贊就館舍廣順初領定武軍節度又爲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署兼知步軍公事未幾復升陳州爲節鎮以潁州隸焉命崇爲節度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周祖不豫促還鎮所世宗立并人侵潞州命崇與符彥卿出固鎮以禦之世宗親征又副彥卿爲行營都部署

師還加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四年世宗
征淮南契丹出騎萬乘餘掠邊崇率師攻下東鹿縣
斬數百級俘獲甚衆五年天清節崇來朝表求致政
不允賜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遣之世宗平關南至
靜安軍崇來朝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
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
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
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
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大祖笑曰果
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盧軍節度重進

叛改命崇爲節制乾德三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
震悼贈太師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妻即明德皇后之
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儀副使知常州卒
次女爲仁宗皇后天聖三年詔贈崇尚書令兼中書
令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允恭太傅安德軍節度六
年又詔追封崇英國公加贈守璘永清軍節度兼中
書令允恭忠武軍節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禁
閣門祇候副使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彝女爲西染院
副使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

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周祖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周祖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為淑妃。擢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即令召洪裕赴闕，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廷璋歷皇城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世宗自澶淵還京，言廷璋有幹材，遷客省使。俄為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

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就命，即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載路。俄聞周主崩，廷璋嘔血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左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征劉崇以為建雄平節度。在鎮數年，頗有惠愛。前後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高壁等砦，獲刺史軍校數千人，俘其民數千戶，獲兵器、羊馬數萬計。并人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與同白壁等十餘砦。會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謙溥領州事。謙溥至，并人來攻其城。議者以為宜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為攻城具。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

日

監生朱桂刑

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許以重賞由間道遣人約謙溥為內應既至即銜枚夜擊城中鼓譟以出并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奏至世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詔褒之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保顯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東界下堡砦十三降巡檢使靳漢晁等三人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李筠叛潛遣親信使齎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即下詔委以經略及車駕親征詔廷璋率所部入陰地

分賊勢賊平歸鎮是秋來朝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邠州開寶二年召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四年卒年六十賻帛二百匹廷璋美鬚長上短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為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際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

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廷璋子七人皆不為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崇勳後唐樞密使重誨子也廷璋子垣墳皆進士及第垣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判官垣為都官郎中

宋偓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天德軍節度兼中書令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偓廷浩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補殿直遷供奉官晉祖嘗事莊宗每偓毋入見詔令勿拜因從容謂之曰朕於主家誠無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主所知

也今主居輦下薪米為憂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偓分司就養敕有司供給至於醯醢率有加等漢祖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奉書偓母與偓結婚昏即永寧公主也累授北京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周祖舉兵向關時偓在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偓率所部兵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謂偓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偓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順初丁內艱服除授左監門衛上將軍世宗征淮南令偓與左龍武

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劉建於
 壽州四面巡檢師還以倭為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
 廂都排陣使又為廬州城下副都署吳人大發舟師
 次東沛洲斷蘇杭之路世宗遣倭領戰艦數百艘襲
 之又遣大將慕容延釗率步騎而進水陸合勢大破
 之世宗嘗次于野有虎逼乘輿倭引弓射之一發而
 斃及江北諸州悉平畫江為界世宗駐迎鑾命倭率
 舟師三千沂江而上巡警諸郡師還復授滑州節制
 又移鎮鄧州恭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宋初加檢
 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司超副之

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倭察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倭
 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揚州為行營排陣使
 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來朝徙鎮華州會鑿池都
 城南命倭率舟師數千以習水戰車駕數臨觀焉五
 年改忠武軍節度開寶初太祖納倭長女為后倭本
 名延渥以父名下字從水開寶初上言改為倭三年
 徙邠州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二年移定國軍節
 度四年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詔倭與尚食使侯昭
 愿領兵萬餘攻城南面師還歸鎮五年冬車駕幸大
 名召倭詣行在詔知滄州六年封邢國公俄遷同州

九年又爲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師命
偓知霸州歸闕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廢朝贈侍中
謚莊惠中使護塋偓莊宗之外孫漢祖之壻女即孝
章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子元精至供備庫使元
度至供備庫副使元載元亨並至左侍禁閣門祗候
初孝章寢疾語晉國長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
族屬不敦睦貽笑於人景德中偓幼子元翰果詣京
府求析家財真宗聞之詔釋勿問仍諭其族屬務遵
先后遺戒焉元度子惟簡爲殿直惟易爲奉職
同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

少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
依之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爲富家子隨之將
劫其財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
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漢祖
不納客於周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拱知客押牙
周祖即位授宮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
軍并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
於虜亭南殺三百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
又敗其軍於壺關師還會征慕容彥超命爲都監賜
以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即日遣行賊平命爲陝州

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州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紹基欲求繼襲即自領使務朝廷益禁兵戍守命拱權知州事俄遷內客省使嘗請禁州民賣軍裝兵器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帥犒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軍宣徽南院使劉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澤州令拱監護之世宗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兼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召拱與鳳翔

王景並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砦復命拱為西南面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為建雄所敗奔堂倉又為勁卒所逼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密孫誦等千五百餘由是劔門之下州邑營壑望風宵遁秦鳳階成平召歸宴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

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為副時周師又駐淮陽都將趙晃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叙秦鳳功加檢校太尉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為吳人所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其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者復遣宋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

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攻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南軍二千于黃訾砦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為武寧軍節度命領其屬駐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俄充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師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文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為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

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
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
舍好聲妓縱酒為樂府政廢弛群盜晝劫太祖聞之
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繼勳
曰洛久不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為也太平興國初
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年代王彥超判
左金吾衛伏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以銀五千
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咸平初真
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孫懌為國子助教
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是年中祥符八年進士出身德

明子悅為虞部郎中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下士少事後
唐魏王繼岌從繼岌討蜀還至渭南會明宗即位繼
岌遇害左右遁去彥超乃依鳳翔重雲山僧舍暉道
人為徒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
此給資帛遣之時晉祖帥陝乃召至帳下委以心腹
及移領太原將引兵南下遣從事桑維翰求援契丹
以彥超從行天福初累遷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
揮都虞候領蒙州刺史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
左廂都校出為復州防禦使周祖平內難後北征契

丹以彥超爲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祖入汴
時自彭門迎湘陰公入纘位會軍變周祖革命卽命
彥超權知徐州節度未行湘陰公舊校鞏廷美據州
叛真拜彥超武寧軍節度命討之彥超督戰艦破其
水砦乘勝拔之又與樞密使王峻拒劉崇於晉州彥
超以騎兵進崇遁去授建雄軍節度復以所部追賊
至霍邑賊步騎墮崖谷死者甚衆彥超歸鎮所俄改
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河中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劉崇
南寇命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從戰高平彥
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

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儻驅以先登
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引兵
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
守將安彥進獻行在師還改忠武軍節度加兼侍中
詔率所部浚胡蘆河城李宴口工未畢遼人萬餘騎
來侵彥超擊敗之殺傷甚衆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
超爲前軍行營副部署敗淮南軍二千于壽州城下
吳兵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吳人躡其後會李重進
兵至合勢急擊大敗吳人三萬餘衆追北二十餘里
還改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嗣

位加檢校太師西面緣邊副都部署宋初加兼中書
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
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
降階頓首曰今水豈能止神龍即當日陛下不留滯
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彥超翌日奉表待罪
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未幾復以爲永興軍節度
又以其父光祿卿致仕重霸爲太子少傅致仕乾德
二年復鎮鳳翔三年丁外艱起復開寶二年爲右金
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太平興國六年封邠國公七
年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

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金吾上
將軍祿彥超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服
用咸遵儉約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開寶
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
璋俱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
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即前
奏曰臣無勲勞又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立
園臣之願也行德等竟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
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
以此許彥超初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

師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州縣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為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為代掌十年鄉里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防禦使永德生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

以孝聞周祖初為侍衛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給曰此悲田院耳賊即舍去繇是免禍周祖為樞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命賜潞帥常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其家永德在潞州聞有密詔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泣殺永德耶永德即死無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為然止令壯士嚴衛然

此言柴翁知鬼判

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廷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為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為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

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言至是永德故以此諷遇遇送永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永德妻為晉國公主授永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和州刺史逾年擢為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衄時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衆及駐上黨世宗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四十四 監生李燧刊

書卧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
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德永德曰陛下欲固守
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
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
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
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
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
彥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以永德領武信
軍節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穎爲隸人曹
澄等所善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自効許之

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誘之傍伏
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
之仁贍僅以身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
執澄等三人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其
心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
備嚴整敵壘西偏有高隴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
強弩伏隴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
果空砦出鬪永德壘登隴發伏馳入據之敵衆散走
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
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爲吳人所逼欲退師世宗

怒遣永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千餘于曲溪堰俄
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
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
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載新乘風
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愛之俄而風反吳人稍却永
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鍊引
輕舸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衆奪其巨艦數十
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
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緝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
敗千餘衆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

褒美之冬擢瀛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
檢校太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永德
率步騎二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瀘淵解兵柄加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
節度太祖卽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
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
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
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
事仍發間使以謀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
俄歸本鎮會出師討金陵永德以已資造戰船數十

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
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緣
險固置十餘砦圖為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
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
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
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
衛上將軍五年坐市春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市筭
降為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雍
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
還為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

衆二年丁內艱起復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
年改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
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邊兵寇州境者
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
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
御卿捷報至衆始歎伏自五代用兵多藉息藩鎮頗
恣部下販鬻宋初功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即位詔羣
臣乘傳出入不得賫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
爭利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聞出城外市
羊為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為左衛上將軍嗣宗嘗

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吾街仗事咸平初屢
請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以其孫大理寺丞文
蔚釐務洛下以便就養二年冬契丹入邊帝將北巡
以永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邊要以老不可
從行留為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授檢校太師
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老命還本鎮是秋卒
年七十三遣內園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中書令
諸孫遷秩者五人永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永德
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
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

此書生
百身
者

國大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
第聚劉族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
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
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水語永德
曰後當相遇于彼永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
吾自有術永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
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帳
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契繡旗幟永德善騎
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
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十四
十九
監生李燧刊

申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殿中丞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

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爲龍捷以全斌爲右廂都指揮使及討慕容彥超于兗州爲行營馬步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

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
若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
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冬
又為忠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伐蜀命全斌為西川行
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
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
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
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
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火延德進軍三泉敗蜀
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

斛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以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
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
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
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
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
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
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
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
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
審超監軍趙崇溼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祿大將

王昭遠趙彥韜引兵未戰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年進言益光江東越六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劔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劔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

達清強北擊劔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劔州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延讓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搆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制置必須議將僉議至是

雖小事不能即決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
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
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
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
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
軍有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為將有威惠士卒畏
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為所脅乃匿
其家於江田民舍後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主帥全
斌遣都監木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
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

為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
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
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
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
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為師雄
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
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
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
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茂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為
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

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旣斂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裕者師雄署爲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于成都市俄處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所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權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逐州牙校王可瓌率州民爲

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於金堂推謝行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爲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氍毹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

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旣平
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
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
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
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
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詔曰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
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
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
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
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

群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泊命旋歸尚
欲含忍而銜寃之訢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
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
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
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
議其罪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
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
於武德蠹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
而歸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溥濡俾生聚
之寧息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

董茲銳旅奉我成謀既居克定之金功宣體輯柔之
深意比謂不日清謚時凱旋懋賞策勲抑有彝典
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
華職爾玩兵向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
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金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
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
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
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
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
遵紀律故柳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

恩厚

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
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為
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
樂為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
審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供奉官
閣門祗候曾孫凱

凱字勝之祖審鈞嘗為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
遂家京兆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
蹂民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竒之為言
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為

三班奉職監鳳翔蓋屋稅歷左右班殿直監益州市
 買院慶州合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先是守卒
 掃遺稗自入凱禁絕而衆欲害之事覺他監官皆坐
 故縱凱獨得免自右侍禁雄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祗
 候定邢趙都巡檢使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
 橋染枝谷遇夏人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于伺
 候烽前後斬首三百餘級獲區落馬牛橐馳器械以
 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
 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遷邊寇猶鈔掠以為內殿崇
 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岳護糧道于青

眉浪寇猝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
 與岳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賊衆三萬凱以兵
 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又斬首百餘級賊自蹂
 踐死者以千數遷南作坊副使後為并代州鈐轄管
 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邪谷轉
 戰四十里至杜肱川大敗之復得所掠馬牛以還經
 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領資州刺史又
 之召還未及見會甘陵盜起即命領兵赴城下賊平
 拜澤州刺史知邠州未幾為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
 澤州團練使歷環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四

三十一

監生夏希武刊

武四廂綿州防禦使累遷侍衛親軍安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日帝諭以唃氏木征交易阻絕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接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寂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兔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罷之尤篤好於故舊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覲遣延澤往巡檢遷內染院副使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湖湘時荆南高保融卒其子繼冲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往撫之且察其情偽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荆峽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為鳳州路馬軍都監破白水閣子二砦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蘇路會大軍克劔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為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為晉州刺史時有

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爲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即殺之未晚諸將不能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臻率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臻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爲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任晉社爲尚食使敗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爲隨澤二州判

史周祖北征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并從廣順中爲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從世宗征劉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真拜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宋初李重進叛以延沼爲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改懷州防禦使乾德六年命李繼勳等征河東以延沼爲先鋒都監太祖親征太原以延沼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潞州會以疾歸郡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八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

歷諸司副使仕周為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為天長軍使顯德五年遷和州刺史宋初為左驍騎大將軍再遷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徒治安陵隧道大軍伐蜀為鳳州路壕砦使興元降王全斌命繼濤權府事孟昶降全斌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昶歸闕守訥自全斌言繼濤問昶求宮妓金帛全斌遂留繼濤止令守訥送昶俄詔以繼濤為彭州刺史綿州軍亂劫全師雄為帥率眾攻彭州繼濤與都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成都素與通事舍人田欽祚有隙會欽祚入朝乃誣奏繼濤以他事太祖驛召繼濤將面質之道病卒詔曰故彭州刺史王繼濤先登擊賊身被重創優典未加齋志而歿故階州刺史高彥暉帥師討賊奮不顧命垂老之年殞身鋒鏑永言痛悼不忘于懷宜各賜其家粟帛

高彥暉薊州漁陽人仕契丹為瀛州守將世宗北征以城來降遷耀階二州刺史王師伐蜀為歸州路先鋒都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共討之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至遇伏發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

請收兵詰朝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給之曰
公食厚祿遇賊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
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
彥暉老將練習邊事上聞其歿甚痛惜故並命優恤
之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
思晦之奏雖魏文不疆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庶何
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偓抗章以察重進向
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
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

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
勲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
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
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贖貨殺降尋啓禍變太
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貨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
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
稱焉

趙普

普字則平幽州蓟人後居幽節趙德鈞連年用兵
民力疲弊普父顯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
吟寡言鎮陽懷慶魏六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
節度劉詞為從事請立遺表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
淮上太祖拔滁州普指范質普為宣事判官宣祖
卧疾諒州普朝之奉樂領宣祖由是得入宗文太祖

列傳第五十五

宋史二百五十六

開禧國司... 趙普

秘修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蓟人後居幽節趙德鈞連年用兵
民力疲弊普父顯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
吟寡言鎮陽懷慶魏六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
節度劉詞為從事請立遺表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
淮上太祖拔滁州普指范質普為宣事判官宣祖
卧疾諒州普朝之奉樂領宣祖由是得入宗文太祖

嘗與語奇之特廣盜百餘萬粟中無遺者無辜之
太祖謂勳之獲全活者衆流寓平糶補涇州軍事判
官太祖領同州節度拜為推官勳表為掌書
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皆戴普與太
宗排闥入宮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皆披甲露刃詣捧
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衛將軍充樞密直學
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守汴州普頗慮從大
祖笑曰若勝曹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
使賜第一厚慶隆三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
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

賢發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為言上曰卿但
進敕朕為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
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實儀曰今皇帝尹開封同
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今普所以賜普既拜相立視如左
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無言修國史令薛
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矣在宰相後
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奏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
相無敕皆用內制普初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
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普意帶不出久之聞叩門普急出帝立風雪未嘗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禮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榻地
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瓊呼之因與普計
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不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
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
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
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
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開寶二年冬普
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
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徽遣使致書於普及海

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
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
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
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為政頗專廷臣多
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
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皆
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
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
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
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

以廣其居又營邸店規利廬多遜為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毆法及劉偉偽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為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為廬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辭爵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鎔等皆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

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勲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

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
 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
 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
 然晦朔屢更荐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
 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
 諸夏大振並聲十年之間遠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
 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
 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
 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

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
 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
 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
 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
 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疑滯理貴變
 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為可慮苟或更圖稽緩
 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
 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
 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
 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

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
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
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
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
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
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
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
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
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首
雄霸裏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

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阨險固恢
復舊疆此朕之志也柰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
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
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
百王之末粗致承平盖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
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
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
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免恢復漸及
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
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

帥能遵成筭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
既邊鄙有備更復何虞况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嗇神
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
丹較勝負哉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
忠純觀者咸嘉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
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
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
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陳王元僖上言曰
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

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
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
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爲心歷考
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借曩賢况爲邦在於
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爲政
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
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
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
開國元老叅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
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

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
逐避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
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
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
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
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
以馳騫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
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
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
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羣議俯察物情

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
以其新進藉普有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
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毗倚古人恥其君不及堯
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
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
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
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
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族惡彊直皆此類李
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
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

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
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
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
其第省之賜子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
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
書令普三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唯卿一人不
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
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
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
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

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大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
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書
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病懇求致政朕
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
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
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
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鞍馬就賜之承
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
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
聞之因遣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

甄潛詣上請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
臣。又破病亦有完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
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
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
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
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
為出次發哀。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上撰
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
鴻臚卿護喪。奉賜絹布各五百匹。米麪各五百石。葬
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

為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吉。額號智果
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太祖側微。普從之
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
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
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
之。竟日。又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
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
以天下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
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

二十篇
見卷二十一
分才具

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
碎裂奏牘擗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
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
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
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
本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
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
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前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
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
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

舊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
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
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
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柰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
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真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
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彞才高
王佐翊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
蹤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巖廊
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
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茲為茂

典以答舊勲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宗羽林
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固
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
辰言其清幹遂命即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
位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
芻糧至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
緋魚袋先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
其非便請許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
定州會以曹璨知州徙安易為通判未幾代歸又表

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
建議以蜀地用鐵錢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為不
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
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
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
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其精好俄墜殿階皆
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詰猶嘉其用心賜
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既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
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知襄廬二州
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纂錄

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脩安易略涉書傳性
強很好談世務而踈閑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
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景
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
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旣虞作
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
所以周制但斲木爲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
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伏輓輅車龍輜之屬焚於柏城
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
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

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
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
奈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
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俟丙
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
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
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
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所言五祀不
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
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

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遷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爲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旣畢則祔宮在郊可以墓禮比附遂按禮云墓者藏也欲人不
得而見也旣不欲穿墳動土則龍輜攢木題湊蒙柳
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理重一依近例便可
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爲凶穢目羣官爲顛倒
指梓宮爲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浼瀆聖聰誣罔臣
下安易又云昔日觀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
陵後祔廟今日觀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

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爲年月便
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
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
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
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
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朝又云其哀離其室
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
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爲
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
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不立

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
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
章為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自官不曾
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
太后母儀天下主上考極曾願况上僊之初即有遺
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
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
斯况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
高所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
情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

人品似此
可惡
主皇天

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
事詞多鄙俚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辛未七
十六贈工部尚書錄其子承慶為國子博士孫從政
為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
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
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
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
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老王
親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

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動舊自
伐復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
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
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
決方用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普傳說告商高宗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豈為
謀國元臣乃能矜式性善者為聖模宋之為治亂象
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
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
失之心幾君子惜之

列傳卷第十五

列傳卷第十六

宋史二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節度使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吳廷祚 子元輔 元載 元辰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 繼和

吳廷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為親
校廣順初授莊宅副使遷內軍器庫使知懷州入為
皇城使會天平將彥卿移鎮大名以廷祚權知鄆州
世宗即位遷右羽林將軍充內客省使未幾拜宣徽

北院使世宗征劉崇為北面都巡檢使師還權判澶州歸闕加右監門衛大將軍俄遷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廷祚督丁壯數萬塞之因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旬訖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是夏河決鄭州原武縣命廷祚發近縣丁壯三萬餘塞之師還以廷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會李筠叛廷祚曰太祖曰潞城崑險且阻太行賊據之未易破也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

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其衆敗走及討李重進又為東京留守建隆三年夏帝謂之曰卿掌樞務有年于茲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為憂故先告卿即以為雄武軍節度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藪多材植古伏羌縣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番取其材以給京師西夏酋長尚波于率衆爭奪頗傷役卒防捕繫其黨以狀聞上令廷祚代防賫詔赦尚波于等夏人感悅是年秋以伏羌地來獻乾德二年來朝

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命藝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未幾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官給葬事廷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喪絕水漿累日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尤崇奉釋氏子元輔元載元範元展元吉元慶元範元慶仕皆至禮賓副使元吉閣門祗候元吉子昭允太子中舍元慶子守仁內殿崇班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周廣順中以父任補供奉官世宗嗣位遷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巡檢累官至定州鈐轄卒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遜昭

晉並閣門祗候

李益

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廷祚出鎮秦雍並補衙門都校廷祚卒授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加閣門祗候與太祝毋賓古使契丹九年擢為西上閣門副使出知陝州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為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為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為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

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
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
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
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鞫于御史府
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
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
端拱初遷西上閣門使淳化二年加領富州刺史俄
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遊蕩民無贏餘悉市酒肉
爲聲技樂元載禁止之吏民細罪又不少貸人多怨
咎及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撫滅受代歸闕而成都不

守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衞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
載至闕遣人閔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仕衡
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
衛將軍致政卒年五十三子昭明爲內殿崇班昭矩
太子中舍

元宸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選尚太宗第四女蔡國
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正月領愛州刺史
是冬領本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有事北邊元宸表求
試劇郡命知鄆州逾年召入尋知河陽還朝改鄆州
觀察使特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奉祿賜予悉增之

再知河陽淳化元年以主疾召還主薨復遣之任五年秋霖河溢奔注潁洫城壘將壞元稹躬涉泥滓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抄以避水元稹命濟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稹所部賴以獲安真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時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與遼人戰元稹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既而超輩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滿吏民詣闕貢馬䟽其善政十事願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屬蜀歲旱吏白召

巫以土龍請雨元稹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景德三年代歸拜武勝軍節度三年以陵域積水議堙掘溝澗命爲脩諸陵都部署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澤潞皆分轄戍卒後并於太原至是以元稹臨鎮遂分領澤潞晉絳磁隰威勝七州軍戎事委元稹專總之東封表求扈從命祀青帝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符四年以祀汾陰恩改領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下元稹被疾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忠惠子弟進秩者五

人五年葬元辰時上元欲觀燈帝為移次夕元辰性謹讓在藩鎮有憂民心待賓佐以禮喜讀春秋左氏聲色狗馬一不介意所得祿賜即給親族孤貧者將赴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祿仕者皆為表薦餘皆均奉贍之公主有乳媪得入參宮禁元辰慮其去後妾有請託自上拒之真宗深所嘉嘆於帝壻中獨稱其賢及歿甚悼惜之且以元辰得疾本州不以聞詔劾其官屬子守禮至六宅使澄州刺史以帝甥特贈和州防禦使守嚴至內殿崇班天禧中錄守嚴子承嗣承緒並為殿直守良為內殿崇班守讓閣門

祗候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無京城巡檢多弑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濟王室為姦邪所稱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為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以

崇矩諫世宗張下顯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
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
南康還判四方館事未初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
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陽以所部攻大會砦拔
之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
信高懷德羅彥瓌同破筠衆於礮子谷及平澤潞遣
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曰上黨臣鄉里
也臣父尚崇矩願護視歸京師許之賜予甚厚師還
會判三司張美山鎮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從征李重進還為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

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劔南初平禁
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
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
孥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
率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未
幾翰敗滅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為後殿
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
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爾固辭得免時
趙普為相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
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

待之漸薄伸銜之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
 明太祖釋不問出為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
 以為酸棗主簿仍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為
 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
 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秋出為邕貴潯賓橫欽
 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
 下軍士咸憚於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
 悉分給之眾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抵其洞元
 撫慰以已財遺其酋長眾皆懷附代還拜右千牛衛
 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渥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

神仙
 或謂其
 以化去

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元靖崇矩性
 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貴見其子孫必
 厚禮之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慮
 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
 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
 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
 自遠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為神仙
 試已終無悔恨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誕辰
 必遣繼昌奉幣為壽嘗畀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

三年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爲繼昌聘婦太祖聞之頗不悅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繼昌同日遷如京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鎮國軍牙職入爲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饑多盜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平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酋喻雷燒者久爲民患以金帶遺繼昌以爲

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砦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僞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繼昌屯鴈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

功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
年將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
近臣充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
韓杞同至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
爲西上閤門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
陵寢以汝州近洛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
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鈐轄大中祥符元年
進秩東上閤門使俄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
三遣尚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
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

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
檢鈐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衛仗其子
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
迎拜爲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饌賜
之翌日主入對帝問繼昌疆隄能飲食拜連州刺史
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
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櫬以歸錄其子贊善大夫
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旦爲侍禁繼昌性謹厚士大
夫樂與之遊爲治尚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上
官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

正令斬之繼昌徐爲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
嘗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
兩時人稱之遵勗初尚主詔升爲崇矩子授昭德軍
留後駙馬都尉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倜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
詞詞遷永興節度署爲牙校詞將卒遺表薦仁贍材
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宋初授武
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飛龍使建隆二年遷右領軍衛
將軍充樞密承旨高繼冲請命以仁贍爲荆南巡檢
使繼冲入朝命知軍府乾德初遷左千牛衛大將軍

不踰月加內客省使二年春召赴闕擢爲樞密副使
七月加左衛大將軍興師討蜀命仁贍爲鳳州路行
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
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
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
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
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過
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
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
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帝幸

洛以仁贍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及召沈倫
赴行在以仁贍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駕還遂
判三司俄命權宣徽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北院使
兼判如故加檢校太保四年親征太原充大內部署
仍判留守司三司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師還加檢
校太傅五年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隴
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筭既至厚結
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贍密奏之帝怒以三司
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
載具伏罔上爲市竹木入官端爲秦府親吏喬璉請

託執事者貶旻爲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
戶判四方館事程德玄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
圭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
興左衛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衛上將軍邾廷訓駙
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並坐販竹木入官責
降罰奉是歲車駕北巡命仁贍爲大內部署七年春
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爭辯帝前仁贍辭屈責授右
衛大將軍翌日改唐州防禦使月給奉錢三十萬仁
贍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並
降秩先是仁贍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爲奸怙恩寵

無敢發者前年發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會屬吏
 陳恕等數人率以皦察不畏強禦自任因議本司事
 有不協者朝參日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帝詰之仁
 瞻屈伏帝怒甚故及於譴而恕等悉獎擢琪與恕等
 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瞻故亦
 左降仁瞻既失權勢因怏怏成疾數日卒年六十六
 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王仁瞻領
 邦計積年恣吏為姦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
 計朕悉令罷之命使分掌仁瞻再三言恐虧舊數朕
 拒之未踰年舊獲千緡者為一二萬緡萬緡者為六

七萬緡其利數倍用度既足儻遇水旱即可免民租
 稅仁瞻心知其非頗亦慙悸朕優容之子昭雍為崇
 儀副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詞詞卒事
 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
 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
 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宋初為軍器庫使太祖親討澤
 潞及征淮揚並以昭輔為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
 揚州使江表還命鈞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
 稱旨開寶四年帝以其能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

判三司六年遷樞密副使九年命權宣徽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昭輔不求解職上亦不忍罷會郊祀畢罷爲驍騎衛上將軍逾年卒年六十九廢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其喪歸塋鄉里無子錄其兄子吉爲供奉官敏爲殿直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

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爲國家守爾後當獻于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初詞卒昭輔來京師問卜於瞽者劉悟悟爲筮卦曰汝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卽汝主也宜謹事之汝當貴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焉咸平三年錄弟之子諒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從孫鼎爲右班殿直吉至內殿崇班吉子隨敏子咸並進士及第隨爲太常博士咸屯田員外郎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肇力戰死之

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而入縱士卒剽略處耘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人衆無敢當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聞又殺數人聞未解有所親握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漢初折從阮帥府州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周祖信之黜爲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冤詔復隸麾下顯德中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繼勳初不爲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

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曰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謀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蠟書卽遣處耘部送闕下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遽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能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

州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勸於緩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建隆三年詔歸京師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為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

門高繼冲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慶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冲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宴飲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比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北繼冲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

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砦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為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為大將汪端却匿於江南若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初師至襄陽衢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少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

家使酒兒恣王氏懇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義又潛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小求救遣捕之即延釗圍入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調處耘為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任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為已任荆湖之役處耘以所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群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為太宗

怕

納其次女為妃即明德皇后也子繼隆繼和自有傳
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恂
子昭遜為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
繼隆字霸圖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
官處耘貶淄州繼隆亦除籍會長春節與其母入貢
復舊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
因落魄不治產以游獵為娛乾德中平蜀選為果閬
監軍年方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
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為慮母慰而
遣之代還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偕墜絕澗深十餘丈

絙於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綆以出之會征
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
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眾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
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
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破桃田砦追賊二
十里入潭富砦焚其梯衝芻積復從李符督荆湖漕
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
餉道繼隆屢與鬪糧悉善達日馳四五百里常令往
來覘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殺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
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

矢中額以所冠冑堅厚得不傷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宗見其來時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所料矣吳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檢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

治決河迥體肥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已舟已而繼隆舟果覆樓枯桑杪賴他舟以渡從征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什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千衆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爲先鋒大敗其衆于湖翟河南後爲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即從宜而行敗之于徐河四年遷官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交屯兵與潘美出征

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駐泊都監嘗
領兵出土鎧若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
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
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
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
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
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也巳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
析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
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
數千計引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唯岌伽羅

賦十四族怙其衆不下迺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
餘俘斬七千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
屯兵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
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
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
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卽令繼
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
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
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
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爲滄州都部署劉廷

讓與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爲援
既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
力不敵全軍陷沒裁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隆赴闕
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端拱
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爲
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
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
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闕外
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二年
冬送芻粟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

繼隆所領步騎裁一萬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千里而
與尹繼倫列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
之繼隆追奔過徐河俘獲甚衆嘗有詔廢威虜軍繼
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
地淳化初上遣使至定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
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北邊肆孽邊邑多虞陛下
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虞震懼戎容
奏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
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
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令聆聖誨將決親征且一

人旣行百司景從次舍驅馳郡縣供饋勞費滋甚殄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駑弱誓死爲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四年夏召還太宗面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岷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隆爲都監以討之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禪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机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來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

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州紹忠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出赤檉苦并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齋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

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慙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乂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推以遏絕之執倉族蕃官乂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乂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為鎮戎軍真宗即位

改領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累表求請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景德初明德皇太后不豫詔入省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大入踰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為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

為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眾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二年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始下會疾作上親臨問繼和時為并代鈴轄驛召省視卒年五十六車駕臨哭之慟為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謚忠武以其子昭慶為洛苑使從子昭遜並為內殿崇珙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真宗廟庭繼隆出貴胄喜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賓禮儒士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至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行友愛尤至每令入奏機事繼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

行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帶城之為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以為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平州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積粟又屢請益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為濟師則或至失援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連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

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

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為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上出四川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績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况今繼遷強盛有踰襄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鏃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內外交

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鬪敵賊遷未感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為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群蕃震懼絕無鬪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群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

復愁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
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
若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
秦成之群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
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
若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
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為極邊
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
恐不敵即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
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悌其心

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統旅
突入其境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鬪妖黨纒散則令
掩擊如此則主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
及靈州孤島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
之臣內憂宗廟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憂家則思
為不庶憂身則思為退迹思不庶則官局不治思退
迹則廢事無心欲其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
良由賞未厚思未深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深
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
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為兒童時嘗

鹽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貨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必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戶留半奉給其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無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龍人遂為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

內地盜賊國之饑民况靈武絕塞西鄙疆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知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履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下可守哉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為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鹽禁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入于邊虛其利甚明况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韎之物其名

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
或闕軍須况蕃戎所賴止在青蓋禁之則彼自困矣
望固守前詔為便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
川自是壠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
帳若柵以為戍守繼和因請移平原部署於鎮戎以
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為應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
甚嘉之戎人伺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
城下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
隍列陣接戰重貴中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
獎別出良藥纒帛寧酒以賜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

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忍銜下少恩部兵終日環
甲常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杖罰過當人多怨焉真宗
屢加勗勵且為覆護之嘗上言保捷軍新到屯所多
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即被軍法舊制凡賜
軍中雖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以繼和峻酷欲
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等語書中而加賜之且以
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之地慮人
不為用遣張志言代還既即路軍中皆恐其復來六
年又出為并代鈐轄將行請對發領兵去按度邊壘
上曰河東叢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自

四百八十八
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景德初契丹入寇徙北平
若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浚領兵赴澶州
躡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寧又命副將張凝為緣
邊巡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朝廷每詔書約束
邊事或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即憂大辟
繼和言其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
類悉須裁奏先是繼隆卒繼和耻以遺棄得官久之
遷西上閣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
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遣諸王
率宗室素服赴弔二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諸姪皆

早叔也
子剛也
上報也

幼令三班選使臣為主家事第繼恂至洛苑使順州
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子昭遜為供備庫使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
奔居備要任出極重兵如是而今名克終斯固可偉
也吳廷柞策李筠之破如日觀其事誠有將略李崇
矩東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孽然交
鄭伯不知其傾險坐譴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
繼昌忘父仇以恤仲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
仁贍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壽壽而樂自貽
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

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為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
干以私然終以許直取寡信之名何幾處於創業
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
和勲業竟究良可惜也幸聯戚曉之貴秉旄繼世抑
造物之報會此而豐彼歟

列傳卷第十六

列傳卷第十七

宋史二百五十八

開禧僞三司在國錄實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駁國領總軍事都總兵馬使兼奉

穆

曹彬 子璨 璋 琮

潘美 李超 附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
馬使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
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
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
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懿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
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

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
監蒲帥王仁錫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
府譙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錫謂從事曰老夫自
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
三年改澶關監軍遷西上閣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
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
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
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
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
與主帥暨賓從還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未

請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
示之使人以爲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絺
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遷引進使初太祖與
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譙會亦所
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曠
昔常欲親汝汝何敢踈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
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
客省使與王金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
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旣而賊將
改進率兵來援三戰皆敗之遂建平樂爲平晉軍乾

德初改左神武將軍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

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六年遣李繼勳克進率師征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圍栢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橋奪馬千餘及太祖至則已分砦四面而自主其北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

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
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
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
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
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
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
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
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
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太軍列三砦美居守北
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

以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
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
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黃星
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
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
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
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
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

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决煜之君臣，率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役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

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兩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大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太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

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碓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服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

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不振每奏至上已誅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

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決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真宗卽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瓌不如瑋。」六月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

惠。且贈其妻高氏韓國夫人。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八月，詔彬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客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答詈之，使不能自存。」

用心如此

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子璨瑒璋玘玘琮瑒娶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玘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琮東上閣門使琮西上閣門副使玘之女卽慈聖光獻皇后也共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謚曰安禧玘之子佾傳佾見外戚傳傳后兄也榮州刺史謚恭懷

璨字韜光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得與計議彬以爲類已特鍾愛焉遷官苑副使出爲高陽關及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中命知定州改尚食使淳化二年領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爲鎮州行營鈐轄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窮追璨慮有伏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改引進使范廷召將兵出塞命璨爲之副丁外艱起復爲廊延路副都部署拜趙州刺史領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馘甚衆入爲樞密都承旨改領亳州團練使契丹入寇命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知定州明年冬拜侍衛

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入爲東京舊城都巡
檢使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
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疾授河陽節度
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武懿璨起貴胄
以孝謹稱能身奮厲以世其家習知韜畧好讀左氏
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
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爲牙
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
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

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
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
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
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彬卒請持喪不允
改閣門通事舍人遷西上閣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
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
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
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
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
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躡塞

障

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歛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安妙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閣門使爲

河

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汾州封泰山進東上閣門使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分兵滅撥城于平涼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祀汾陰進四方館使踰年上表還州事願專督軍旅帝不欲遽更守臣以密

詔敦諭之改引進使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确厮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喃厮囉耶且復有求漸不可制乃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恩如厮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喃厮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厮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

采厮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厮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佶知秦州置四門峇侵奪荒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絲一端築弓門治方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峇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宿兵工費不出民伏羌首領厮雜波李磨論私立文法瑋潛兵滅其帳其年喃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二都谷追斬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罪仗三萬餘遷各營使康州防禦使馬波叱騰立柵野吳谷瑋選募

神武軍二百人斬柵獲生口孳畜甚衆宗哥大首領
甘遵治兵于任奴川璋遣間赦遵及破魚用蟬所立
文決于吹麻城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越川黨邊
諸城皆納質為熟戶時璋作塹抵接囉囉我囉囉西
者要害地也先是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
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詰曰秦州大人直
以兵入投囉囉來幸為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
為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百是明
所囉勢威退保積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
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岩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

利以璋為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
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璋至歸
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兼
言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等忘璋不附已指為準
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宣徽初請左衛
大將軍兼州觀察使知永州尋以密將高謂所乞即
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矢蔽天蔽自隨謂敗復
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從夫雜軍以彰化軍節度觀察
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
河陽數月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

卒應侍中蓋武獲璋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閑戰及
 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于
 坐失璋所在明日徐出覓事而賊首已擲庭下嘗嘗
 稱疾加致艾卧閣內不出會賊至璋奮定長劍夜中
 跡為賊望見皆逃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期
 所屬聞璋名即望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哭母使過
 天雄部勅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嘗
 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璋守初議卒
 無以辱役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璋處之謂州
 有平戎亭叛入夏國者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

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
 羊馬贖罪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
 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
 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
 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
 二頃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
 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
 堡使自墜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
 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
 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

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
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
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
以爲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
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
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
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
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
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
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

廟庭

琮字寶章兄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
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
兒也及彬領鎮海軍節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彬卒
時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勾當驥驥院群牧估馬
司市馬課有羨再遷西上閣門副使與曹利用連姻
利用貶出爲河陽兵馬都監領內軍器庫遷東上閣
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爲后禮皆琮主辦除
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既
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

致于理時論稱之出爲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知邠州
遷秦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兼知秦州度羨材
爲倉廩大積穀十渭冀城生羌屢入鈔邊琮懷以恩
信擊牛醢酒犒之多請內屬寶元初南郊召入侍祠
會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復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
久之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義軍以張兵
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
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
蕃倚角圖賊得西川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王子道

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
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改陝
西副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副使拜步軍副都指揮
使與夏竦屯鄜州還爲馬軍副都指揮使以疾卒帝
臨奠后再出臨喪就第成服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
中謚忠恪琮小心謹畏善贊謁御軍整嚴死時家無
餘貲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魯國大長
公主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璘以軍校戍常山美少倜儻
隸府中典謁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

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夫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會周世宗為開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出監陝州軍。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兗悍，信任群小，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彥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為招討使，美

為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留為巡檢，以任鎮撫，以功授泰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既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畧，頗為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

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銀窮蹙，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孝來部送淮等赴闕。銀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千

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銀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銀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銀送京師，露布以聞。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八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為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

宋史列傳卷第七十一
七年

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
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
艦擒其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
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權以防他變美聞詔
卽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
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
遣徐鉉來乞緩師上不之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
遷延未能決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
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
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秋命副党進攻

太原戰于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太平興國初改南院
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命將征太原美爲北
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
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
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
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
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旣
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衝放奮
擊大破之封代國公八年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
公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

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未幾改都部署判并州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咸平二年配饗太宗廟庭子惟德至宮苑使惟固西上閤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惟熙女即章懷皇后也美後追封鄭王以章懷故也惟吉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敷歷中外人咸稱其勤敏云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

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字德淵中進士累擢秘書知康州咸平中入爲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官屢上書言事遷開封府推官賜緋魚景德初拜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頗上疏言便宜師還命與陳堯咨安撫河北踰年判吏部銓濬居憲府未再歲帝寵待之擢樞密直學士宰相王旦言濬雖有剴劇才然驟歷清切時望未允真宗曰朕業已許之矣尋知開封能檢察隱微京師稱之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濬與李宗諤同

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眾以為異。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伐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為宗。

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唐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

列傳卷之七

卷之三

卷之三

